

561 444}

電影小說第二集



行發
二五八三一



登記號數 708515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6472B

本書限期七天

前言

專刊電影小說的雜誌，在美國有 *Screen Stories* 及 *Movie Story* 兩種，所刊載的，多係由著名小說家所撰，製完成而尙未開映的影片。本雜誌中，則將影片中的情節，以小說體裁，詳述出來，俾讀者得先睹為快。現在此項雜誌，已出版數部，或先讀本書再看電影，必能增加興趣，且可先睹為快。深望讀者讀完本書後，當有更深之瞭解也。

(編者)



1555911

電影小說

第二集

目次

三色原照：好萊塢影星

癡人的喜悅 *Idiot's Delight*.....五——三八

我愛伊人 *I Take This Woman*.....四一——六四

百老匯情歌 *Broadway Serenade*.....六七——八四

銀光舞影 *The Ice Follies of 1939*.....八七——一〇四

小公主 *Little Princess*.....一〇七——一二八

編者：好萊塢週刊社

地址：上海四川路五九號

出版日期：民國廿八年五月一日

出版：電影叢書社

發行：友利公司

售價：每冊國幣三角

Movie Story. Union & Co. 569 Szechuen Road, Shanghai.



「。妥不點有照護的丹馬」：說長隊林夫基(上)
。下一興高家大使想，演表時臨凡里哈(下)

020805

演員表 (癡人的喜悅)

愛琳 Irene

瑪瑙希拉 Norma Shearer

哈里范 Harry Van

克拉克蓋勃爾 Clark Gable

阿基爾韋伯 Achille Weber

愛德華亞諾爾 Edward Arnold

基夫林隊長 Captain Kirvline

約瑟夫斯爾克洛 Joseph Schildkraut

奎拉里 Quillery

堡傑斯梅里狄士 Burgess Meredith

却里先生 Mr. Cherry

潘脫潘特遜 Pat Paterson

却里太太 Mrs. Cherry

彼得威爾斯 Peter Willes

導演：克萊倫斯勃郎

編劇：羅勃賽華特

米高梅公司出品

癡人的喜悅

原名·Idiot's Delight

乃 治

哈里范坐在那張油漆剝落殘舊的化妝桌子前面，開始機械地把面部的油彩抹去。今晚，他的疲乏比機械的更甚一點。他們的表演又出了岔子，完全是因為馬丹蘇萊卡不肯停止了杯中物。

偉大的馬丹蘇萊卡，觀人心事瞭如指掌——哈里范助演。在戲院外面的廣告牌上便是這樣寫着。但是在戲院裏面，與哈馬的觀眾跟西雅圖或史博坎或丹佛的觀眾並沒有什麼不同，在上述的三個地方，蘇萊卡會屢次現出原形，一個醉薰薰的騙人傢伙。

今晚，比過去幾次更壞些，因為有一個人，在舞臺的旁邊想提醒她。有一個顯然懂得一點他們的暗號。不管是誰，總之對她沒有什麼幫助，因為坐在前排的觀眾都聽見了。明天蘇萊卡一定要表示痛改前非，以後涓滴不復沾唇。然後，下星期在小洛克地方時，她又會感到有受寒危險，便又喝起來。

哈里的唇上露出一陣微弱的不愉快的微笑。

「總有一天，」他自己心裏想着，「你會看見廣告牌上寫了「哈里范——獨力表演！」」

自從他由法國回來後的歲月裏，他常常想起這件事。他到法國去時是一個英雄——穿了一身

制服荷了一枝槍，心裏帶了茫然的感覺。他回國時，茫然的感覺仍然存在，一隻手受傷，一個千創百孔的靈魂，在紐約的街上給奏着的軍樂隊和飛揚的旗幟歡迎着。

當興奮過後，哈里的手也痊癒，雖然有一點木強，他想現在應該恢復他舊日的生活了。表演事業是他的生活。當然不是表演事業的高尚的一面，但却是很有意思的。他沒有投軍之前，原本是一個遊戲場招徠客人的人員。再前他又做過影戲院中彈鋼琴人。

他能夠跳一點，唱一點，而且又有一點令女人見了歡喜的特點。但是找事情不容易呢。「哈里范——獨力表演」一語成了他的口頭禪。直到後來他遇到了馬丹蘇萊卡才算解決了職業問題。想到這裏他懶洋洋的嘆了一口氣立起來。那時他才覺得有一個女子站在他身旁。她走進他的化裝室時，脚步是這樣地輕，他沒有聽到呢，現在她背着掩上了的房門站立着。

「怎麼！」哈里每逢女人這樣地對他看着時，總要感到不耐煩。「有什麼事嗎？如果你要得到我的簽名的話，我很抱歉，因為我從來沒有讀過書和學過寫字。」

這女子微笑着搖搖頭。哈里心裏不高興地看到她樣子很美麗。她的頭髮是金紅色，眼睛是清澈的深藍色。

「我並不要你的簽名，范先生。」她很快的說。「我有點較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

「是什麼，孩子？」

「我可以坐下來嗎？」

「老實說，我心裏很不樂意，」哈里對她說，「但是——總之，坐下來吧。」

「謝謝你。」她把化裝桌上的那包香煙抽出一根。「我拿你一根香煙好嗎？」她一面擦火柴點煙一面這樣說。

「當然不要緊，吸吧！」哈里冷冷地說。「如果你看見這裏有一瓶香檳酒，也開了來飲吧！現在，對不起，我要換衣服了。你有什麼事嗎？」

「我要來告訴你，」她立即回答。「剛才提醒馬丹蘇萊卡的就是我。」

「你嗎？」他的聲音帶了怒意。「你到底是誰？」

「我是佛拉拉歌舞團的一個團員——但是我不是——」

「是的，我曉得你是一個技術藝員，」哈里不耐煩地打斷她的話。「但是什麼——」

「你注意到我嗎？」她的眼睛突然露出喜悅的光輝。

「我們這一星期不是一直在同一個地方表演嗎？」

「是的，但是——你似乎從不注意任何人呢。」

「你爲什麼叫得這樣響，把我們的表演弄糟了？」

「大家都已經看出她喝醉了。醉到連你給她的暗號也沒有注意到，我是說你的聲調，你的聲調。」

變化是有意義的。

哈里對她看着，心中感到佩服。「你怎樣會曉得？」

「呵，我並不是一向做賣藝人的。我進過維也納大學。我在著名的教授佛萊特和容格等手下工作過。」

「從維也納大學來到奧哈馬的淡爾道拉度戲院！」哈里吁了一聲。「這一跳很遠呢！」

「我的一生總是這樣，范先生。」她靜靜地說。「今天在高高的山上。明天——降到死海裏。」

「我想也許不會錯吧。」哈里說。「但是你還沒有解釋你爲什麼剛才要提醒蘇萊卡？」

「我不得不如此，因爲我很欽佩你。我——我以爲你有一個很好的頭腦。」

哈里一面很敏捷的脫了戲裝換了便服，一面好奇的看了她一眼。「原來你也看到嗎？」

「不錯。」她莊重地點點頭。「因爲我自己也有很好的頭腦。」

「像你這樣的靠表演武技謀生的女子，說起話來倒漂亮！」

「我是生下來愛興奮生活的。」她說。「冒險——危險——我樣樣都試過了。在我將來死非命之前還要嘗試許多呢。」

「那麼你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嗎？」哈里搖搖頭說。「唔——你對於晚餐有安排好嗎？」
她的表情突然高興起來。「呵，范先生——你要請我嗎？」

哈里稍爲退後點。『現在不要這樣看着我。』他說。『我不過想請你喝一杯咖啡，答謝你今晚的美意，把我們的一場好戲弄糟了。』

『你這人真好。』她高興地微笑。『跟你一同走進餐室，我覺得很榮耀呢。』

『且慢，等你到了餐室時再說。』

他們所到的餐室叫做達加飯店，是道地的希臘飯店，但是這女子並不覺得失望。她點了一盤煮蠔，牛肉粟米和一瓶牛乳。

『你不要點一些飯後菓點嗎？』哈里譏刺地問。他自己只要咖啡和煎餅。

『呵，等一會再點吧。』她說。

『我想你必須吃許多東西。』他說。『否則不能有氣力表演呢。』

『不錯。從前在俄羅斯時，我們飯前常常把整頭牛燒熟做小餐呢。』

『你的生活派頭倒很大呢，孩子。』

『我的名字不是叫孩子。』她指正他。『我名叫愛琳。』

『不要管這點，我稱呼別人都是孩子。』

『正是因爲這樣，我要反對呢。』她突然傲然地說。『我並不是別人。』

『呵，萬分對不起！我應該看到你不同凡響的呀。』

「不錯。」愛琳微笑地說，把手按着他的手臂，表示寬恕的樣子。「但是我不是故意傷你的感情，范先生。」

「沒有關係，」他冷冷的說。「我傷得並不利害呢。」

「你懂得嗎？」她繼續說下去，「我是生來應該住在王宮裏的，所以要我屈就這樣的下等飯店是頗不容易的。」說到這裏她所點的食物送來了。

「你的食物來了，」哈里指着對她說。「也許使你感覺得好些吧。」

「多謝得很，范先生。」

「愛琳，你聽我說，」他說。「你不要范先生長范先生短吧。別人都叫我做哈里的。」

「我不愛這樣叫哈里。」

「爲什麼？」

「聽起來——太不成樣子。你的名字是亨利嗎？」

「不是的。而且也不是哈洛。」

「好的，就是哈里吧，」她讓步了。「不管我怎樣叫你，我以爲你很可愛。想起來真令我憤怒，你會做一個——是怎樣叫的呀呵，是了——助手！你不過是這個醉薰薰的老太婆的助手罷了。」

「我並不是助手！」哈里跟她爭辯。「這個表演是由我想出來的。」

他說時她正在吃着煮蠔，眼睛沒有抬起來，便輕輕說：「哈里，你要曉得，你這些暗號我也學得來呢。」

「你以為這樣嗎？」他心裏很懷疑。「這是一件深奧，複雜，科學的難題呢。」

「我學得來的，」她又說一遍。「你和我，我們兩人合作再好沒有了，我可以想像出在倫敦的畢卡第里馬戲場門口的電燈廣告——上面寫了：愛琳——偉大的愛琳——哈里范助演。」

「你的廣告牌很不錯呢！」

「你一定喜歡倫敦的，」愛琳的眼睛高興起來。「我小時，從蘇維埃逃出來後，便在那裏呵——這真是一件可怕的經歷，范先生，我——我必須告訴你聽。」

「得啦，得啦，」哈里點頭說。「我們明天要表演四場，至於你是一個賣藝人，更要好好睡一下。」

說到那裏，有人把無線電開了，一陣淒涼的曲調，頓時充滿了這細小的餐室。

「聽着！」愛琳柔和的說。「你知道這隻歌嗎？那是 Kak Stranna。一隻俄國歌呵，真可愛。令我想起了——想起了聖彼得堡的冬宮。」她哼了幾句，哈里不由茫然看着她。她的身上有一點特殊的特質，他生平所見的女子中所未有的。

「Kak Stranna」她喃喃說。「意義是——真奇特呵！牠敘述出一個淒涼而美麗的故事。述及

兩個人相遇，在一個很短時間內相愛着。接着便分離了，像兩隻船在夜裏相遇時一樣。Kak Stranna——真奇特呵！她對哈里看着，眼睛發亮，朱唇微啟，他不禁覺得血管緊張。於是他匆匆付了賬，便把愛琳帶到外邊去。在他們同住着的下等旅館的客廳裏，他向她道了晚安。他故意獨自逗留在樓下，不願跟她同乘自動電梯到樓上去。

十分鐘後，他才上去，感到說不出地疲乏。到了房門口，他突然覺得門縫裏透出一道燈光來。他連忙把鎖開了，推開房門。愛琳正在裏面，坐在桌子旁邊。她穿了他的浴衣，把他的一隻襪子縛着了眼睛。他走上三四步，把這襪子拉下來。

「誰准許你把我最好的一隻襪子縛在眼上？」他向她責問。「還有你怎樣走進來的？」

「這裏各房間的房門鑰匙都是相同的。」她告訴他，抬頭對他看着。

「唔，」他對她瞪着眼。「你現在要怎樣？」

「請你把你表演的暗號教我，哈里。」

「不成。」他厲聲說。可是當他低頭看看她時，他覺得自己軟弱起來，沒有勇氣要她出去。想起她會使他感到這樣，很令他忿怒。從來沒有女子能夠使他感到這樣。對於哈里，范，女子不過是「娘兒」罷了。

「我對你說我學得來的，哈里。」愛琳很快的說下去，使哈里簡直無插口餘地。「你難道不曉得

我想改善我自己嗎？我想創一點事業——如果你讓我跟你合作，我會——」

「當然，」哈里插進來說，「你會把你自己的名字，在倫敦高懸起來——哈里范助演。」說到最後一句，他嘴上露出微笑。「你是一個有趣的孩子。我不得不承認這一點。也許你沒有錯。也許你是可造之材，但是，不幸，我沒有時間把全部暗號傳授你。然而，我盡量教你吧。」

「什麼，哈里？」她急急的問。

他轉過了去，走到他的衣箱那裏，拿出一本書。「我從百科全書念一段給你聽。」他在她對面坐下來，打開了這本書。她熱心地把頭傾俯過來，幾乎碰到了他的。

「這是一段關於「真理」一字的文章。」他說，看了她一眼。他開始唸起來，聲音時而抑時而揚。愛琳傾聽着，但是字句對她是毫無意義的。她只有聽見哈里的聲音，她的清澈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他的面孔。

x

x

x

x

三夜之後，奧哈馬下起雨。濃霧把一切籠罩了。牠把火車站包裹在灰色的幕裏，在月台上候車的人們也變成暗淡的影子。愛琳坐在空洞的行李車內，跟別人遠離一點。她對於周圍的事物漠不關心。可是在內心裏她感到很痛苦。她怯怯地對自己說，這是終結了。經過這樣短短的時間，便完了。向她走來的足聲引起她注意，抬頭看見哈里站在她身旁。

「好呀，孩子，」他對她說，「看起來我們要道別了。你要到西奧福我即向南邊去。火車快要開了。」

「我以後不能再見到你嗎，哈里？」

「是的，我想不會了。但是——我常常會想起你的孩子。」

「我想你一定會的！」她的聲調突然尖刻起來。

「說起來，」他匆匆說下去，「我想你會——稍為想念我吧。」

「過賣藝生活的人，是不會想念什麼的，」她說。

哈里對她看了一會，感到有生以來，第一次不知所措。

「雖然這樣，——我有點東西送給你。」他拿出來遞給她。

「什麼——這是什麼？」

「我不曉得是什麼。我想，是用來懸領帶的。但是——這是一件紀念東西。你懂嗎？上面寫了，「奧

哈馬紀念物。」就是你快要離開的地方。」

她的手抖戰地把這東西接了過去。「爲什麼——爲什麼你要送給我禮物，哈里？」

他聳聳肩。「我不曉得。我素來不愛這樣的，但是，愛琳，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我生平見過許多女子，

她們都是不懂事的，跟她們談話每每要用手作勢才能使她們明白。可是只有你一人，我却常常回答不出你的話。」

「也許只有我，才認識你是多麼偉大的一個人。」她柔聲回答。

「偉大的人嗎？」他苦笑着說。「實在是一個大而無用的人！模樣都試過可是沒有一樣成功。但是你並沒有這樣子看去，孩子，因為你所生活的不是一個實在的世界——而是一個夢想的世界。也許我是爲了這一點喜歡你，愛琳——你真是可愛。」說了他的眼睛對着她的眼看着。

突然，她把一隻手摸着她的面頰。「親愛的，也許你錯了。也許我們兩個碌碌的人，過着庸碌的一生，也許我們是這個瘋狂的世界中，唯一純真的兩個人！」

哈里仍然看着她的眼睛，突然他猛力地把她擁抱起來。緊緊地抱着她，深深地吻着她。這是一個長長的接吻。車站報告開車人的聲音才把他們驚醒。

「我們得動身了，孩子。」哈里說。

「是的，我們得動身了。」她應聲說。「但不是一同走。」

「不，不是一同走。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但是我好像感覺到，我們將來總會再見面的。」

「是的。」愛琳低聲說。突然熱情地她又把他的面孔拉近來。他們又作一次最後的無言的吻別。自從這一夜之後，哈里便開始在各地流浪，在許多地方都看到他的廣告：哈里范——獨力表演。

馬丹蘇萊卡不再跟他在一起。現在是換了六個金髮姑娘，跳跳舞舞，哈里做他們的指導，營業經理和搭擋。

百老匯有好幾個月沒有見到哈里了。是在聖誕節的時候，他的朋友在「綜合娛樂」報上看到一個這樣的啟事：

現在歐洲的夜總會中

借他的六位美麗女郎

表演的哈里范

向他的朋友們恭祝聖誕

事實上，歐洲的觀眾們對於哈里和他的六個美人並不怎樣熱烈歡迎，可是日子總算這樣過去了。當他們上了火車到日內瓦去時，哈里心裏想，到了那邊如果有好成績，便要好得多了。

他們現在來到山間了，四周都是白皚皚的雪。哈里和他的姑娘乘坐三等車，車廂內充滿了交談着的農人，他們都好像因為什麼事情興奮奮着。

「哈里，他們談論什麼？」有一個姑娘這樣問。

「我怎能曉得？」

「但是你不是說你懂得他們的話？」另一個姑娘這樣指出。

癡 人 的 喜 悅

「我說這句話時，我們正在羅馬尼亞，」哈里說，「現在我們已經過了六個國家了。」

「但是我們要何時才回到言語相通的國度呢？」

「到了瑞士便不要緊了——同時，你們閉目養神吧。」他一下子坐下來便閉上了眼睛。車行動蕩中，姑娘們都入睡了。後來，當火車突然停下來時，她們都給驚醒了。

「我想，一定又是到了一個國境了，」哈里窺出窗外說。「歐洲就是這一點討厭。國境太多了。使你睡也不安甯。」

一個車役在車門外呼叫。哈里懂得的只是車站的名字，那是蒙泰羅達。後來又曉得他們必須下車。月台上很寒冷，軍官、兵士和農民亂糟糟在一起。哈里把幾個姑娘招呼到一旁，好像一位塾師領了一班學生出外旅行。距離不遠，有一輛寫了「蒙泰羅達旅館」的旅客汽車，哈里聽見有人說英語。

「終於遇到開化的人了！」他高興得叫起來。「來吧，姑娘們，跟我來！」

在汽車門口，有一位高大的英國人正在扶一位少年和少婦上去。

「你們在蒙泰羅達旅館暫住，一定會稱心滿意的。」他這樣說。

「喂，朋友，」哈里對他說，「你是美國人嗎？」

「是的。小名唐納拿伐台。」

「我名叫哈里范。」

「久仰久仰，范先生，」拿伐台有禮的說。「有什麼事嗎？」

「我正要曉得——這是什麼意思？」哈里范。「爲什麼要我們下車，把我們這樣推推擠擠。我們是賣藝人夜總會裏表演的。我們要到瑞士的日內瓦去。」

高大的美國人搖搖頭。「現在時局有點不對呢。也許你和這幾位女士要到做旅社暫住，等到時局平靜後再走吧。」

「但是這火車怎樣呢？」哈里有點不明白。「如果牠開走了呢？」

「我可以保證，牠不會開去的。今天不會，也許明天也不會。同時，我們可以使你們舒舒服服暫住。」

「我們不能在這裏久留呀，哈里。」姑娘們這樣說。「我們冷得要命。」

「好的，」他沒奈何答應了。「行李怎麼樣？」

「我們的腳夫會替你照料的。」

「好的，」哈里說。「我們上汽車吧。」

蒙泰羅達是一所令人注意的旅館，高高建築在山頂上，四周給白雪包圍了。

當旅館的經理把旅客名冊拿過來時，哈里把牠推開了說：「我必須先問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恐怕要有戰爭呢！」

「什麼？又有戰事嗎？這一次要什麼時候開始？」

「隨時都會發生。正因為這樣，歐洲的國境都封鎖了。我勸你說話時要小心些，范先生。」

「我高興說什麼便說什麼，哈里說：「我是一個美國公民。」

x

x

x

x

然而哈里沒有法子改變國境的局勢，所以他只得在旅館註冊了。有幾個別的客人也給困留在蒙泰羅達。却里先生夫婦在渡着蜜月，似乎只有他們兩人是自願居留的。其餘的有露俄華爾特博士，他正攜帶了四籠老鼠，預備到蘇里克大學去實驗；還有一個名叫奎拉里的美國人；一個意大利的畫家萬亞里。

一旦曉得暫時是不能離開，哈里便好奇地把周圍的事物觀察一下。一個名叫鄧潑賽的少年，是旅館的西崽，侍者兼脚夫，正在指着旅館下面的一大塊平地解釋。

「這是飛機場，范先生，」他驕傲地說。接着，突然興奮地說：「你看，范先生，他們把巨型機搬出來了。牠們能夠從這裏飛到羅馬，柏林或巴黎——甚至可以達到倫敦！」他的說話中幾乎帶了虔誠的聲調。

「我却較喜歡這裏的山景，」哈里說。過去這半小時內，尖銳的警號聲不住地響着。唐納對別人說，這是練習，正如輪船上的救生艇操練，試試轟炸機要多少時間來到。

鄧濺賽看着通到旅館來的蜿蜒小道，他看見一輛汽車開上來了。「對不住，范先生。一輛漂亮汽車開上來，一定是有錢客人。我要到門口去招呼。」

哈里一個人獨留在客廳裏，當新來的客人走進來。

「馬丹，你要在這裏久留吧？」唐納問，接着一個婦人的聲音回答：

「呀，不是的。我想韋伯先生立刻必須走的。但是我却喜歡留在這裏的山裏。這裏很幽靜，很冷很潔淨。」

聽見了這聲音，哈里覺得他的心突然跳起來。這是他認識的一種聲音，他永不會忘記的聲音，自從那天晚上，在奧哈馬的車站大雨裏，他抱着了這個女子，他永遠便不會忘記了。可是，現在有一點是不同的。是說話的聲調！正是這個。有一點俄國音。哈里立刻轉過來，面對着他的正是愛琳。雖然她的容貌有了變化，可是他仍然看出這是愛琳。她穿了俄國式的皮衣。她的古銅色的頭髮，現在是金黃色，下垂到肩上。

伴着她的男子，身材高大，態度威嚴。他的嘴角露出一點殘酷的表情，他的黑眼睛裏透露出炯炯的銳利光芒。他穿着得很好，衣領上帶了一個榮譽的花結。

「馬丹，我們這裏景緻很好，」唐納說，便領她走到一扇大窗門那裏。這是一片厚玻璃，從屋頂一直到底板。她向窗門走去時，在哈里面前經過，在一剎那間，她正視了他一眼。哈里正要開口說話，可是

她的面上沒有露出一點認識他的樣子。看起來她似乎對他的注視表示不滿。她立刻便傲然走過他的身旁，向窗前去。

「真好呵，」她喃喃說，接着，轉頭對着站在她背後稍遠的同伴說：「阿基爾，你來，你應該看看這個，實在太美妙了！一切給美麗的白雪籠罩了。正如我的俄國，白色的俄國。」她嘆了一口氣。

哈里坐下來，抽出一根香煙，仍然盯着她。他確實曉得她是愛琳，對她那種態度很為憤怒。

「呵——真令人興奮！」她突然叫起來。注意着下面的一些東西。「一個飛行場！這些巨型轟炸機很不少呢。」

「馬丹注意飛行嗎？」唐納說。

「不，不。」她搖搖頭。「平常的飛行我不喜歡。但是人生裏，還有比跳降落傘時這樣刺激嗎？」

「我很慚愧，我自己沒有嘗試過呢。」唐納說。

「有一次當我坐飛機經過印度支那的大森林時，我跳過一次。」她說得這樣生動，甚至連哈里幾乎也相信是真的呢。「這是言語難以形容的飄浮着下來，落到下邊的青綠色的樹頂上。」

「你那時害怕嗎？」唐納問。

「不——不——在這種時候，人只會想起永恆的世界。」

說到這裏警號突然又響起來，她帶了點驚疑的問：「這是什麼？」

「這祇是一種警號罷了，」唐納對她說，「我想那是用於戰事的。」

「戰爭？」她跟着說，「決不會發生戰事的。阿基里，不會有戰事的，是嗎？」

哈里不禁轉過去緊緊看着章伯。

「不，不會有戰事的，」阿基里靜靜說，嘴上露出奇特的笑容，「他們都準備得太好了。」

「你聽見嗎？」愛琳高興地微笑，「他們不會打的。他們互相畏懼得太利害了。他們會穿上漂亮制服往來走着，他們會覺得自己很了不得，但是他們不會打的。章伯先生這樣說——他是曉得的。」

「他們是誰？」當章伯和愛琳出去看他們的房間時，哈里向唐納問。

「那是阿基里章伯，歐洲的一位大人物，」唐納說，「我在聖摩里支常常看見他。」

「這女人是誰？」

「我想是他的妻子吧。」

「你只是猜想嗎？」哈里追問下去。

「你以為她不是嗎？」唐納有點憤然了。

「我並沒有以為什麼，」哈里說，「我不過是——是莫明其妙罷了。」

他向酒吧間要了一杯酒，拿了走到鋼琴那裏，在琴前坐下來，把琴鍵彈了一下。

華爾特西博士走到他後面。「你彈什麼調子？」他問。

「一隻俄國歌。名叫「Kak Strana」，意思是「真奇特呵！」是一隻幽鬱的曲子，說我們有一次怎樣相逢，像兩隻船在黑夜裏互相經過。現在我們又相逢了——真奇特呵！」

X

X

X

X

哈里後來看見愛琳時她穿了一件透明的長袍，掛着一串珠鍊。那是午茶的時候，她借韋伯進來，在哈里旁邊的一張桌子坐下。他們剛坐好了，國境的守衛隊長基夫林在他們面前鞠躬，靴跟碰得響響的。

癡 人 的 喜 悅

「韋伯先生——馬丹，」他對他們稱呼。「我是基夫林隊長，國境守備隊的指揮官。我接到通知你在這裏。有什麼事情要辦的，請吩咐我好了。」

「謝謝你，隊長，」韋伯說。「坐下來同飲一杯吧。」

突然，飛行場上發出一陣轟聲。一隊飛機出發了。基夫林隊長不安的向窗口望着，愛琳，眼睛裏露出奇詭的表情，對韋伯看着。

「阿基里，牠們那裏去？」她緊張的問。

「呵——說不定飛到離國境稍遠的別一個機場去吧，是嗎，隊長？」

「是的，是的，我也這樣想，」基夫林隊長不安的說。

奎拉里那時走進客廳來，在哈里這一張桌子坐下。

「我剛才在市鎮裏聽到一些惡消息，」他說。「他們說已經宣戰了。但是我們必須制止牠！我們要把人類從大批的謀殺大批的自殺拯救出來！」

「你是從事什麼職業的，奎拉里先生？」哈里奇怪的問。

「我是傳道師，范先生。並不是在教堂內的傳道師——我只是在世界各處奔走，宣傳和平真諦和人類應該相愛！」

「你的主張很不錯，」哈里說。「我希望你堅守不渝。」他這樣隨便說着，因為那時他的眼睛正在緊緊看着韋伯和愛琳二人。

那天晚上飯後，他又在客廳內遇到她。她跟這對渡蜜月夫婦在一起，韋伯和基夫林隊長大約有要公去了。却里先生把她介紹給哈里，囁囁地說不出來，因為他只曉得她的稱呼是「馬丹。」

她冷冷地點點頭，便又回頭跟却里夫婦談起來。她帶了一瓶伏特加酒到桌上來，却里夫婦從來沒有嚐過這種酒。

「你喜歡這酒嗎？」她向這英國女子問。

「飲了下去，這裏覺得很特別，」密克斯却里摩摩她的腹部。

「我從前在西比亞時總喜歡笑你們的英國兵士，」愛琳沈思地說。「他們不喜歡伏特加酒，」

後來有一個把牠跟啤酒摻在一起才飲出滋味來。呵，我永遠要感激這些英國兵士！當我從蘇維埃逃出來時，他們拯救了我。夜以繼日地不知經過了多少日子，我一直在風雪中掙扎，坐在一輛小雪車裏，我的父親的屍體臥在我的旁邊。我自己受了刺刀傷還沒有痊癒，四周又是狼羣追逐着。

「我永不忘記這一剎那間，當我從昏迷中醒來，睜開眼睛時便看見這些英國兵士的面孔——那時正是一個星期日下午，四周是美麗的黃花，在我面前的正是這位基加頓士。一個人遇到了真的危險時，是會忘記了恐懼的，你說是嗎，范先生？」她第一次對他說話。哈里聽了不禁跳了一下。剛才愛琳的說謊，說得這樣妙，把他聽到有點糊塗了。他心裏想她確是一位高明的女戲子。

「你以為是嗎？」她又說一次。

「我不曉得，」哈里說。「我有一次嚇得很呢。那是當我在舞台上表演的時候。」
「真的嗎？」

「我在奧馬哈表演過一星期，」哈里說下去，眼睛注視着她的面孔。「你到過奧馬哈嗎，馬丹？」

「奧馬哈？」她好像不明白似的。「是在那裏的，是波斯嗎？」

「是在尼布拉斯卡州，」他對她說。「那是美國的一個州。」

鄧潑賽走到桌旁對愛琳說。

「馬丹，如果你有空的話，韋伯先生想見見你。」

「謝謝你，鄧潑賽。」她立刻立起來，對哈里微笑一下。「有空要請你多講一點給我聽，范先生，她喃喃說。

「隨時都可以。」

當她走出去時，奎拉里從她的身旁衝過來，手中拿了一張報紙。

「有什麼消息嗎？」密昔斯却里焦急地問。

「如果你要曉得有什麼發生，去問阿基里先生好了！」奎拉里譏諷說。「他能告訴你一切戰事消息，因為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會把軍火工業組織起來。在世界上各處，人們希望和平的志願下面，都埋藏了侵略主義者的炸藥。只要一點火花，便可以使全世界發生一次大爆炸，但是這對於阿基里、韋伯再好沒有了，因為他正是那真正國際聯盟的主腦人物——販賣死亡的商人聯盟。」

哈里心裏想，對於韋伯果然很好。但是愛琳呢？她是跟了他一起工作的嗎？他們月前在做什麼呢？

他們在談什麼呢？

X

X

X

X

在阿基里、韋伯立在間裏，愛琳立在窗前向外看着。韋伯在她的後面來回踱着。

「正如我所料，」他說。「這些轟炸機出發去空襲呢。全歐洲所恐懼的便是這種瘋狂暴舉。」

「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了嗎，阿基里？」

「正是。」

「但是我想你說他們不會打的是爲了什麼誤會吧？」

「一個人在絕望中是急不暇擇的。我們必須趕快離開這裏。他們會曉得轟炸機是從這裏飛出的。明天晚上他們便會來復仇的。」

「那一定很好看。」

「空襲嗎？」

「是的。」她很快點點頭。「炸彈在雪中爆炸，實在是一幕奇景。」

「我們也要給炸了呢。」韋伯說。「不，親愛的，我們必須到俾列資。那邊好得多呢。」

愛琳仍然立在窗口，背朝了他。

「我可以想像出此時在巴黎是多麼緊張。」她譏刺地說。「正如一九一四年許多可愛的兵士

唱着——前進着——前進着，呵，我很替你高興，阿基里。」

「爲什麼？」他冷冷的問。

「各地的一切的死亡和破壞。是由你促成的！」

「你的理想力實在超人一等，親愛的。」他說，他的眼睛險惡的縮小起來。「你的特性最令我佩服。牠使你成功這樣的一個漂亮的說謊者。對我很有幫助。不是嗎？」

「當然你沒有錯，阿基里。」她表示同意。「如果我對真理崇拜的，我也不會從蘇維埃逃出來了。我有對你說過，我從蘇維埃怎樣逃出來嗎？」

「至少說過十一次了。」他說。「而且每次是不同的。」

「是的，我逃過幾次。我總是要逃走的，阿基里。當我替你和你的事業擔憂時，我不得不把心事暫時忘記了。所以我便把專門觀察相遇的人的面孔來作消遣。都是普通的人。」她這樣滔滔不斷說着，他便走到她身旁以便看到她的面孔。

「譬如，那對英國青年夫婦，」她說下去。「就餐時，我注意着他們，坐得很近。手握着手。可是我可以想像到他穿了漂亮的英軍制服，用手槍向一輛龐大的坦克車射擊。坦克車在他身上壓過去，頃刻之間，他的豐滿的強壯身體變成肉泥了。」

「但是在死亡之前的一瞬間，他安慰自己的想着：『謝上帝，她是安全着！』她懷孕着我們的結晶品，他將來要生活在一個較佳的世界裏。」

「但是我曉得她在那裏。她是被壓在一所空襲時破壞了的房子下面。她也跟他一樣死了。這次大戰中有許多人都要這樣死去呢，不是嗎，阿基里？你什麼也不說。說不定你討厭了。但是——我却喜歡想起這類事情，阿基里。每想起我跟造成戰爭的你接近，令我感到很驕傲。」

「爲什麼他們不應死？」韋伯憤然的說。「出賣軍火的人跟購買軍火來使用的人，究竟誰的罪

惡大些？愛琳，我對你說，對於這些碌碌小民，最利害的軍器也是最仁慈的。」他聲音中帶了輕蔑的語氣，把憤怒抑制着，他回頭走了出去。

x

x

x

x

同一晚上，很宴了，愛琳又回到客廳裏，默默無言中露出深思的樣子。整個環境是幽鬱而惶惑的。雖然哈里和他的舞女會臨時表演一下引起別人的興趣。如果不是奎拉里沒有被捕，他們也許會較高興些。奎拉里，他對於這次飛機的空襲攻擊得太利害了。

早晨一到，蒙泰洛達旅館便要冷落了。誰都不敢住下去了。哈里對自己說，早晨一到，他和愛琳又要分道揚鑣了。

「你爲什麼這樣盯着我看？」她突然問。自從我們今日下午來到這裏後，你一直便是這樣子。」
「唔，因爲我見你跟一個我認識的人的面孔很像，」哈里解釋說。「你真的沒有到過奧馬哈嗎？」
雖然他覺得她無疑是愛琳，可是他恐怕自己會弄錯呢。

她微笑搖搖頭。「我想我不認識你這奧馬哈。但是我見過許多你的同胞，我曉得你是典型化了。」

「我嗎？我並沒有怎樣典型化。」

「呵，你是的。你跟他們一個樣子——一個多感的理想家。你相信人性本善的，是嗎？」

「如果我是的，怎麼樣？我認識過許多許多人，可是一百人中，難得有個把是令我不喜歡的。你把這稱作多感吧，密昔斯章伯，可是這是真確的。」

「對不住，我並非章伯的太太，」她說。

「呵，對不起，我以爲——」

「我曉得你想什麼，」她插口說。「章伯先生跟我只是事業上的關係。」

「我明白了，」哈里說。「事業很發達吧？」

「我想你也是一個這種正人君子，以爲章伯是一個壞蛋，因爲他出售炸彈，機關槍和戰艦，是

嗎？」

「呵，不，我並非正人君子，」他爭辯說。「我素來不主張批評他人的事情。」

「當然，他必須使他的生意進展，」愛琳說下去。「他在這裏那裏撩起一點糾紛，這樣人們便購

買他所出售的東西了。」

「當然，」哈里愉悅的同意說。「這是很合法的。在糾紛中如果有誰遭受不幸，那是他命運不好。

譬如奎拉里。他相信人類應該相愛。現在他們必須槍斃他，使他不能開口。」

「這是不得已的，」愛琳指出。「你又盯着我看了。」

「我剛才想起，」哈里對她說。「我聽見你說你注意航空。我在奧馬哈認識的女子也是這樣。她

在舞台上便是表演把身體掛着一隻假飛機下呢。」

「這樣的生活是奇特呵。」

「對不住，你的頭髮向來是金色的嗎？」哈里問，眼睛看着她頭上的頭髮。

「當然是呵，」她大笑起來。「那一個是——你說跟我相似的一個，也是金髮嗎？」

「她的頭髮是紅色的，」哈里對她說，「但我懷疑這顏色也不可靠。」

「告訴我她是怎樣的？」

「她是維也納大學畢業的——是我生平所見最會說謊的人。你懂得俄國歌嗎？」

「呵。懂的。」愛琳點頭。「當我是小姑娘時，我的父親常常請查里亞賓到家裏教我。他教過我許

多歌曲。」

「查里亞賓嗎？」哈里突然立起來，走到鋼琴那裏，開始輕輕彈奏。「你懂得這隻嗎？」

「Kak Strana」愛琳說。

「不錯，真奇特呵！你說你叫什麼名字？」

「愛蘭拿」她簡單的告訴他。

「怎樣拼音？」

「I-R-E-N-E」

哈里得意的拍起來。

「我曉得了！他叫起來。『你正是這個人！』」

「那一個？」她睜開眼睛茫然不解。

「那紅髮的說謊者。愛琳！我曉得我不會錯的！你儘管搖頭假裝不懂是沒有用了。不管你說謊說到怎樣子，你決不能抹煞了在奧馬哈旅館時的舊事。」

愛琳突然頭向後仰，大笑起來。接着她立起來，把手向他伸出。

「晚安，我的朋友，」她說。『我的有趣朋友。』」

「晚安，」哈里淡然說。他覺得很空虛，立在那裏，感到失敗了。

「謝謝你，使我笑得這樣痛快，」她加上一句。

x

x

x

x

翌晨很早火車便準備出發了，蒙泰羅達旅館的客人忙於預備這次匆匆離去。照例各人的護照都要由基夫林隊長簽准。旅館的汽車等候在門口，哈里聽見愛琳的護照不獲批准呢。顯然韋伯要獨自先走了，因為他已經坐在汽車上了。

「運氣真不好，」哈里說。

「沒有關係的，」她漠不關心的說。

「我跟隊長談過了，他很快的說下去。他也不能解釋是什麼不對，但你得信託他。他不會像布爾希維克那樣粗暴的。我的意思說，你不會受到刺刀傷的。他會替你設法明天動身。」

愛琳微笑說：「朋友，你想安慰我吧。但是沒有用的。」

「我看出來，你處境很困難，」他說。「想起我們當日在奧馬哈旅館中的友誼——」

「你爲什麼總是提起奧馬哈？」她懶懶的問。

「愛琳，我很想幫助你，」他誠懇地說。「有什麼我可以盡力的嗎？」

她頓下來了。「你很仁愛很英勇，但不幸，你不是阿基里草伯的對手。他決定我必須留在這裏，他

的決心是定奪了。」

「那麼，不許你走是他的主意嗎？」哈里驚問她。

「當然是他。他很怕我。他的推廣生意方法，我曉得太多了。」

「人人都曉得他的方法，」哈里說。「奎拉里昨晚不是說起嗎？」

「奎拉里現在怎樣了，正是，誰敢批評他，誰便要這樣。昨夜我做了一件他永遠不能寬宥的事情。

我把事實告訴他，我終把我心裏所想的告訴他。現在——你看他的報復是多麼迅速。」

秀蘭，哈里的舞女之一，趕到屋子裏。

「哈里！她叫起來。「汽車要開了。」

「去吧——去吧！」愛琳催促他。「你不能助我的，沒有人能助我。」她把他向門口推出去。「如果這是能夠使你快樂些，」她突然加上一句，「我告訴你吧——不錯，我在奧馬哈是稍稍認識你的。現在——再會吧，哈里。又一次，再會吧。」

哈里呆呆看着她。她很美，很勇敢——而且很孤立。

「哈里！」秀蘭央求說。「來吧！」

「好的，」他黯然說。

X

X

X

X

她坐着彈着鋼琴，突然哈里回來了。夜色開始籠罩着山頭，可是在幽暗的光線中，他能夠看見淚珠在她的睫毛上晶瑩閃動着。然而，當她抬頭看見空洞的室內，只有他和她兩人，她似乎並不驚奇。

「你有什麼麻煩嗎？」她問。

「沒有。」他看見有一瓶香檳酒開了放在桌上。「這是誰的？」

「我的。你要飲一點嗎？」

「謝謝你。」他倒了一杯飲了。

「爲什麼你沒有越過國境嗎？」

「姑娘們都過去了。國境那邊有一輛火車等候着她們。哈里夫婦答應替我照料她們。她們是不

要緊了。」

「你回來——回到我那裏嗎？」她的聲音柔和疑問着。

「那還用說，我不是回來了嗎？」他又倒了一杯香檳酒。

愛琳看着他，眼中突然含了淚珠。「你這個有趣的賣藝人的靈魂裏，有的是英勇的精神。」她說。你放棄了一切，冒了性命危險，毅然走進陰暗的深谷裏，來幫助一個在患難中的女子。這就是你的真理嗎？」

「不是，這正是真理，簡明之至。」

她把手袋打開了，突然拿出一點東西。「你看，」她細聲說，「奧馬哈的紀念物。」

哈里看着牠覺得眼皮灼熱起來。

「你記得達加飯店嗎？」愛琳柔聲問。「那時我對你說，我跟別人不同。我曉得對這些一生說謊的人說真話是沒有用的。我想如果你說謊說得越大，我自己便也顯得偉大。但是我不能對你說謊，哈里。因為你是跟其他的人不同。你是一個誠實的人。」

突然，哈里把她拉起來，用手臂抱着她。他們吻起來，這一剎那間好像是永恆似的。

「你這幾年來一直給美麗姑娘包圍着，」她嘆息說，「然而你只愛着我！」

哈里把她推開去，一時覺得很是慚愧。

「不要戲弄我吧好嗎。」他說。「如果你跟我在一起，不過這只是職業上的關係，懂嗎？而且，我是經理人。那麼我便會跟這位隊長商量，也許明天或後天便可以動身越過國境。我們會在日內瓦跟姑娘們會合，我們在那邊表演時，你可以跟我練習從前的一個節目。」

愛琳的眼睛發出光輝，露出很高興的表情。

「我要成功世界最偉大的心相家！」她答應說。突然警號的聲音衝破了外間的靜寂。基夫林隊長衝進室內。

「轟炸機來了！」他叫起來。「牠們來轟毀我們的機場。他們雖然沒有理由要襲擊旅館，但是意外是很易發生的，我勸你們躲到地下室吧。」

「呵，不，隊長，」愛琳反對。「我們要留在這裏看看好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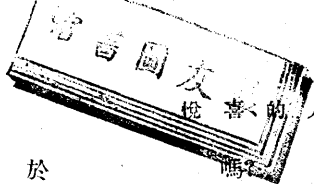
「馬丹，我請你不要太冒險吧，」隊長央求說。「我本來已經對不住自己的良心了。」

「不要担心，隊長，死神和我是老朋友。」

「熄滅電燈把所有的燈熄掉！」旅館經理瘋狂的四面走着。「獸軍要轟炸我們了！大家躲到地下室去！」

「你想到地下室去嗎？」愛琳對哈里問。

「你呢？」



去。

「不，如果炸彈擊中這裏，躲在地下室更要壞些。」外間空氣中突然充滿了轟響的聲音。他們兩人站在黑暗的房間裏。愛琳站立得很貼近他，她說話時聲音已不復有剛才的假裝的聲調了。

「我愛你，哈里，」她簡單的說。「你很敬愛我，不是嗎？」

「我有對你這樣說過嗎？」

「當然沒有！你不必承認。你不要改變你一向的風趣態度。」

他不說什麼，只是熱烈地吻她。她愉快地嘆息一聲，便離開他向窗口走去，從百葉窗的空隙看出

「哈里，」她驚奇的叫起來，看着外間的景象，眼睛睜大了，「你曉得全世界都已經加入戰爭了

嗎？」
哈里坐在鋼琴前面，按着琴鍵。

「我曉得，」他說，「可是不要問我爲什麼。我已經不願想了。」

「我曉得牠的原因，」她告訴他。「只是爲了要殺死我們——你和我。因爲我們是小民——對於我們，最兇猛的軍器是最慈悲的。哈里，你會彈什麼讚美詩嗎？」

「當然，」他告訴她，便開始用輕緩的調子，彈起「前進，基督的軍隊」。過了一會他開始唱起來，愛琳走到他的後面站着，手放在他的肩上。戰爭的響聲已達到了最利害的程度。愛琳便跟他一起唱？

前進，基督的軍隊。

像上陣一樣前進，

把耶穌的十字架

擱在前面走着——

甚至當炸彈擊中旅館牆壁和屋頂開始倒塌，他們的聲音，好像比轟炸聲還響，清澈，無畏，一直升到星月那裏，這是一種永遠不消滅的精神的象徵——這種精神會歷代傳下去，傳到未來的世界去。哈里和愛琳是給戰爭吞噬了，但是他們的精神永遠不死。

(完)



瑪拉迪希和塞本史的中片「人伊愛我」

演員表 (我愛伊人)

嬌姬葛莉格 Georgi Gregor

希迪拉瑪 Hedy Lamarr

卡爾台格醫生 Dr. Karl Decker

史本塞屈賽 Spencer Tracy

費爾梅勃萊 Phil Mayberry

華德畢晉 Walter Pidgeon

瑪賽絲格 Mme. Marcasca

伊娜克萊亞 Ina Claire

皮爾羅吉司 Bill Rogers

保羅卡凡諾 Paul Cavanaugh

杜文醫師 Dr. Duveen

魯易卡爾漢 Louis Calhern

玲達羅吉司 Linda Rogers

喬恩塞里斯 Jo Ann Sayers

導演：佛蘭克波賽治

編劇：却里麥阿薩

米高梅公司出品

我愛伊人

原名：I Take This Woman 仰之

捷勃拉夜總會是著名的紐約高等人士的游樂場所。這時候正擁滿着賓客，發生熱鬧的喧嘩聲。和平日一般，他們都在出了極高的代價，吃着喝着。這些客人中間，什麼人物都有：有錢的公子哥兒，電影界聞人，新聞記者，還有瑪賽絲格——美國有名的時裝家——梅克羅門諾夫和他伴同的一位有錢孀婦。

費爾梅勃萊夫婦和皮爾羅吉司帶着他的女兒玲達，還有漂亮的賈勃漢波登也都在那兒晚餐。但是嬌姬葛莉格，這個宴席上的第六個人，却到得實在太遲了。除了她非常懼怕和人談話之外，一點也沒有別的理由。他實在忍受不了。那些虛偽的禮儀和笑容使她很感到痛苦。她的美麗的臉蛋上也須套上假笑的呢。

她的汽車穿着鬧市的交通慢慢前進時，她一路上心中早已見到等待着她的是什麼一回事。不可避免的她須在晚餐席上和劇院裏佔到一個最貼近費爾的坐位——貼近得叫她受刀刺一般的痛苦。再有費爾的妻子桑特拉會用含着敵意的冷酷的眼睛瞧着她。費爾的妻子並不真愛丈夫，不過

是爲了他的富豪和名聲罷了。

「我實在不必要來！」嬌姬自己這麼反復想着，她倒巴望老婦人諾維——她就是諾維的女書記——會有長時間的工作把她絆住，她倒巴望自己失去理智，她巴望——她的整個的生命，她的理智和品性維護了她經歷過二十二年長的一番人生的波浪。她在巴黎的流浪俄人區中過渡了一個紛擾不安的孩提生活；一個朋友的家長替她付錢給在瑞士受到學校教育；毫無收入的在倫敦社會中也混過一番。

現在她還是不安定的朝前進。她用她的美貌和頭腦已在社會上博得一個很好的地位。如果有美色，如果有那麼一個像瑪賽絲格的要好朋友利用你做廣告，免費送衣服給你穿，如果好出風頭的女主人們都熱誠地請你做她們的客，赴她們的宴會，如果星期日報紙上常有你的照相，沒有金錢也無關緊要了。

如果你有堅強的理智和穩重，雖則過度這種生活，人家也不能來輕薄誹謗你。嬌姬便做到這一步。只是現在費爾熱烈的戀愛着她，而他却已是個有了妻子的人。

「真是傻瓜！」她罵着自己。終於到了捷勃拉總會了。「傻瓜，見了他們說些什麼？做些什麼？怎樣應付呢？」進了門有人招待到梅勃萊的桌上。當然，再要想退出來也已經不可能了。

「非常抱歉，」她低低的帶了異國語音說，「使諸位久候實是不安。」

她說話時並不朝費爾看。他的黝黑動人的臉露出不自然，眼中現着愁苦。隨你做了什麼，這對眼睛總像在給你諒解。他高聲說：「唉，一點也不要緊。」

「噯，自然，當然不要緊！」他妻子在邊上譏刺的說。戲劇的第一幕也許是乏味的。比方說吧，嬌姬的進場就有趣得多了。但是你已來了，就請你吩咐罷。」

「桑特拉！費爾這一聲倒使大家陷入一刻靜默。嬌姬心中很代費爾不安。她也接着說：

「我很抱歉，可是我實在不能久留。諾維太太有一個晚宴客人失了約，我必須去補席。我想我不是沒理由的，大家總能原諒我。」

桑特拉尖聲大笑。「那却奇怪。諾維太太今天下午已請葛萊格爾同往蒙泰去了啊。」

這就是等於說，「嬌姬，你是個說謊者。一不過這也不要緊的。對於別人也許要感得難堪了。皮爾羅吉司和寶勃漢波登想用旁的說話來打開這僵局，但是嬌姬泰然自若，一點不覺得怎樣。

「好吧，再會了，諸位！」她微笑着，走了。但是在門口等待汽車時，費爾追了出來，抓住她的臂膀，使她心跳得很厲害。

「嬌姬！一他請求說。「請你不要這樣子走啊！親愛的。讓我跟你說幾句話！」

唉，這有什麼效用呢？她不樂的說，「費爾，請你不要這樣。閒人瞧着呢！」

「那末跟我走開。」他挽了她進一間小的憩坐室。「嬌姬，我愛你。」

「我也愛你的啊，所以我不能再見你。我要離開這裏了，費爾。今晚上把這事決定了。」她又激動的繼續說，「愛人，你怎麼不明白？我不能老是這樣——同你偷偷的到靜僻處幽會，隨後還要和桑特拉一塊宴會。必須強裝笑容……你以為我回了家做什麼事——睡覺。」

「嬌姬，我不——」

皮爾立在門口一聲咳嗽。他是個已經五十歲的經驗豐富的人了。「這樣來打擾你非常對不起。但是你的妻子，費爾，我看已經非常着惱。最好你快回去招待你的賓客吧。」

費爾蠻橫的說，「我不高興回去！我離開桑特拉是為她的好。從此以後，只有我和你，嬌姬。」他轉向皮爾，「你可以拿這話去告訴桑特拉。」

這真是胡鬧了。嬌姬說，「親愛的，親愛的，你怎麼啦？」皮爾也說，你怎麼能這樣不加考慮突然的說這種話？」

費爾完全失去理性了。「為什麼不能一個生也突然，死也突然。桑特拉要的無非是錢。儘管去問她，要多少我就給她多少！」

他並沒有回去。他送了嬌姬回家，兩人就在諾維的空屋子內並排得緊緊的，握住了手像小孩子般坐着，一直談到很遲。「愛人，」費爾對她說，「到了明天，我和你搭飛機到愚卡登去。你知道——到那地方住一夜就能得到離婚准許，並且非常簡單！我倆從此可以歡樂的過度一生了！」

「我們怎麼能不快樂呢？」次日在飛機場上，嬌姬這樣問瑪賽絲格。瑪賽絲格特地丟了早晨忙碌的店務，追趕到飛機場來想阻止嬌姬。因為她很愛嬌姬，知道嬌姬這次飛行會受到人家的惡評。「賽絲格太太，這是我們的永恆的生活。我們決定去結婚了！」

那個老婦搖著頭。「不要這樣傻！桑特拉是多少精明的，你決敵不過她。她只要等候時機，施一施狡獪，你却夠受了呢！」

「上了飛機，嬌姬的臉上露着美麗的光采，底聲地說，「上了飛機就不會轉身了。費爾請提着這些皮包吧。」她向費爾媚笑着。「賽絲格，祝頌我們幸運，祝我們快樂啊！」

「愚卡登真是天堂。嬌姬愛那兒的一切：那個恬靜的小鎮，那些歡樂的人民以及那些棕樹和驢子；那個費爾在小旅店內找着的新房；那些他們倆購買無謂的禮物互相贈送的商店；那個消磨在懶洋洋的月亮下的夜。」

連他們去委託的律師也是個有趣人物。「要求離婚，唔……立刻辦理。那末請等我午睡過了再來吧。」費爾毫不顧忌的當着廣場中許多閒人的面前和嬌姬親吻。「心愛的，今晚你將成我正式的妻子了！」

「唉，費爾，我真不敢想着這件事。」

「傻瓜！快回旅館去打扮成功一個世界上最美麗的新娘吧。一方面我再去麻煩那個律師。我想他的午睡一定不會長的。」

到了旅館裏，她說，「費爾我實在不願意你離開我半個鐘點。請你趕快最好！」他笑了又吻着她。隨後立在院子內看她上樓向他招手說，「你去時我來淋個浴。這樣也可以消磨些時間。」

浴間內倒真有淋浴的設備。當她正浴到半中還未到半小時，外邊有人敲門。「啊，你到很快。」她快樂的喊說，「請稍待片刻，我的主人。這位太太正在困難中。」她就抓了一件浴衣穿上。「現在不要緊了。要進來就可以進來了。」

可是等在外邊的並不是費爾，却是一個旅館內的僕役送一封信來。信封上是費爾的筆跡，使她非常驚嚇。費爾爲什麼寫信給她啊？他不是就要回來的嗎？

雖然她自己極力鎮定，但拆信時手指也發抖。一看信上的話，連整個身子都戰慄起來了。「嬌，我回家了，」信上這麼寫着。「皮爾羅吉司已來。他是桑特拉遣他乘飛機追來的，桑特拉已經有孕了。所以你總能明白，現在我不能離開她了。」

當然這是謊話。任何女子都能看出。但是男子都容易信以爲真的……唉，賽絲格昨天還說過的呢。「那個婦人非常精明。她只要等待時機略施狡獪……」嬌，還記得自己那時對賽絲格的毫不爲意的笑聲。可是現在她再也笑不出了。唉，費爾竟是這樣的心腸！如果你親自來，我也不會不讓你

走的啊！但是你却寫了個字條連再會也不說一聲的偷偷走掉了！她心中思量着，覺得萬分痛苦。

×

×

×

×

她住了幾天，等到一條往紐約的船，終於收拾行李啟程了。上了船真像受到酷刑般的難過。

我實在太愚笨了，她自己悲痛地想。我自己把自己的生活和名譽毀壞，現在前途還有什麼呢？最後的一夜，當全船的人們都熟睡的時候，她一人穿了睡服悄悄地上了甲板。

一切都靜寂着。海是那麽安定，平靜。它溫和地低語出一個解除痛苦的給人永久安眠的語言。她在鐵欄上靠了一會，脣上含着淺笑，仰起頭來。死是快樂的很好替代物。

她動作了。捷速的爬上欄桿，跨出腿去，準備往下跳。正在這時候，黑暗中突有人奔過來把她拉住。任她用怎樣大的力氣也掙脫不開。

我 愛 伊 人

「快放我！快放我！」

那男子一點不加理會。毫不費力的把她抱了放入甲板上的椅子內。她也只得不掙扎了。他燃上煙斗，又給了她一支紙煙。在火柴的光亮中看出他的青年英俊的臉容。

要是在別的場合下，她會喜歡他的。現在她却對他非常惱怒。「爲什麼你來干涉我爲什麼你不讓我安靜和平的死去？」

他靜靜的回答，「對於一切永有再嘗的機會。你還是依我所說吧。你知道，我湊巧是個醫生。如果

你不肯做一個聽話的病人，我會叫人監視到你上岸。」

她悲苦的說，「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你是嗎？我希望你走開吧！」

「自然，等你進了你的房間吃了這藥丸，我自然會走開。這藥丸能使你睡眠十個鐘點。」

她叫道，「你這人真可恨！如果不是你來拉住我，我不早就永遠地安眠了嗎？」

第二天早晨到了海關上，她却向他道歉了。「我昨晚實在太對不起你。」

他正在搬弄着一具破舊的旅行箱，鎖鏽住了不能打開。「到了南美洲內部，東西便會變成這樣，」他笑說。「當一個人在找尋微生物時，就不會有時間注意細節了。」

她又說，「你能原諒我所說的一切無理的話嗎？」

他握着她的手。「我決不會記住那些事。人們受了刺激之後，常會做出奇怪的行動。你也有什麼以後的打算嗎？」

無疑地他想知道她的情形。「我想，」她說，「我須找個地方住下，再找些工作。」

「該做些有用的工作，」他鄭重的勸告說。「當你的生活有了意義而忙碌了，你也就沒有時間去悲愁了。」他突然笑了。「我現在倒來勸告你，其實連自己現在還不知道做些什麼工作呢！目前要做的就是到那邊東八十三號街去。」

一個驗關的人過來。「女士，你的行李已檢查過了。」這使她回到現實中來了。現在怎樣呢？這些

東西安排到那裏去呢？怎樣把毀壞了的生活再建築起來呢？照一位科學家嘴裏講當然是非常容易的。

「好吧，再會了……」她叫不出他的姓名。

「我叫卡爾台格。再會了，祝你佳運。讓我知道你怎樣克服你的悲苦。如果你需要我——唔，不會的。只要過一些時你就能快樂了。」

X

X

X

X

快樂。恐怕永遠不會呢。她自己想。她也振作着自己，不使自己再陷入悲苦絕望中去。沒有幾個人是仁慈的。當皮爾羅吉司和玲達遇見她時，很是高興，好像一點也沒有發生過什麼一般。還有賽絲格見了她更給她許多安慰。

「如果你真能把費爾梅勃萊忘掉，世界就是你的了。」她對嬌姬說。「一切只當從新開始。我仍像平常一樣的把你打扮起來。你表演時裝。每賣去一套時裝你就能得百分之二十，此外另有一定的薪金。」

但是賽絲格的顧客們究竟又是一種人。她們是桑特拉朋友，都喜歡拿污泥擲到比他們更美麗年青的沒有防衛的人的身上去。並且還有桑特拉自己。她是每天都要買衣裝的。「啊，嬌姬，」她看見了嬌姬譏笑說，「原來你追在我丈夫背後來了。他告訴在愚卡登那邊真是太富於羅曼情緒了。」

賽絲格直爽的說，「桑特拉，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你只不過是來買衣服的啊。現在請你走吧。」

「這也沒有用，」嬌姬對她朋友說覺得非常頹廢。「好友，我不是屬於這裏的人。只有影響你營業。我——」

賽絲格安慰她說，「不要這樣。你且到我房間去休息休息。等一會我們再談話啊——同時我想請求你一件事。我不喜歡你的臉色。你去找個醫生看看。」

忽然嬌姬顯出笑容。「是的，賽絲格，」她緩慢的說。「我也想我要去看看。」

這是一時的衝動。她真的到東八十三號街去找那個醫生了。

她找到那邊，卡爾台格正在急急匆匆的進中膳。他看見了她呆呆的對她望了好一會。「是你爲什麼啊？你的爭鬥——進行得怎樣？」

他真有些把人猜測得感到不舒服。不過她倒不在意。「我——我有一點空閒的時間，」她含羞的說，「沒法消磨，所以想着來找你。不要緊吧？」

「當然不要緊！不過我現在很忙。剛要開始一樁新的工作，到東區去對於一個行醫的人是很有益處的，所以我必須走了。」

她說，「如果我常來不要緊吧？也許有些幫助。」

他搜索的對她望一眼。「你沒有別的更能幫助你的朋友嗎？」

「沒有。」

「那末請常來罷。」

X

X

X

X

污穢貧苦的東區，對於嬌姪完全是個新的世界。因為她以前從未夢想到有人們在這種環境下過着生活的。至於卡爾台格醫生工作的那個醜惡的病院，更覺可怕，當她同卡爾到那病院時，兩個穿着骯髒外衣的住院醫生在打紙牌。蓋蒂那個傭婦，和黑孩子桑波在懶洋洋的打掃收拾。

外邊有個驚惶的意大利人在急急的用大拳鎚着門。一隻手上受了可怕的刀傷。一個鄰家小孩說，「先生，敲門沒有用。醫院門已關了。你不認識字嗎？上面寫着：時間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五時。你只能等候一會。」

卡爾兩手提着皮包走來，聽見說道，「什麼，醫院關了讓急診病人等在外邊？」他對那意大利人一看，「哎呀！動脈管破了啊！」

嬌姪看見那個溫和的卡爾突然變成那威厲堅決了。「這地方怎麼了啊？」他高聲對兩個住院醫生叫着，「你們都趕快工作！把那些臟東西換掉！消毒！一切用具拿沸水來！」

他們望着他。「你是什麼人啊！」

「告訴你們吧，我是新派來管理這病院的。你們要快一點工作，不要讓這人流血而死！」

他們很奇怪的並不反抗都去動手工作了。嬌姬見卡爾好像已把自己完全忘掉了。自己想着，「我現在明白他叫我做有用的工作真有意義了。」於是忽然間希望能替他做一些像這樣的工作。她對傭婦說，「請你領我到醫師的房間去，我替他解開行李。」但是她不能着手，那房間臟極了。據說以前的醫師因為外面的空氣也同樣地不清潔，所以從未開窗過。

嬌姬急急退出。「好吧，把他的東西用張毯子包了搬出去，隨後把房間洗乾淨。等你收拾好我再回來。」她便出了醫院上商店去替卡爾購買各種應用物品。她並不顧自己快將破產，一心想把那個孤獨人的房間佈置得像個舒適的家庭一樣。

她買了一口衣櫥，窗簾，床毯，還有一張地毯。她又注意到他的領帶已是那麼臟了，所以又買了幾條新的。

她本來只知道宴會作樂的，現在忽然間知道怎樣體貼一個男子，真是奇怪。她的心靈，昨天還是那麼好像永遠麻木的心靈，今天突會變成溫暖寧靜，更是奇怪的呢。這却完全為的是卡爾一人。「啊，」她想，「這是因為我是那麼應該感謝他。報答人家的恩惠，如賽絲格所說的是最快樂的事。」

無論是什麼理由，急急回去把小室佈置好，隨後瞧着卡爾工作完畢到房裏歇息，的確是樁快意的事。

「你把你的錢這樣無緣無故的化掉了，」他鎰責說，「唉，你真是易於衝動的傻瓜，且是太浪費，

嬌媚！你不知怎樣刻苦。叫我拿你怎麼辦呢？

他當時並不想這問題怎樣回答。但是他堅持着要送嬌媚到地下火車站。到了那邊，火車已隆隆的開來，他却願她走了。他說：

「我知道怎樣辦法了，不要回去吧！住在這裏嬌媚，你願意同我結婚嗎？」

這多麼滑稽可笑。但嬌媚並不發笑。她說：「唉，卡爾，這樣我不是連累了你嗎？你也明白的啊！」

他說：「這有什麼關係呢？也許我正須要有連累。」

於是她說：「好的，卡爾，我願意。」聲音也哽住了。

x

x

x

x

我 愛 伊 人

在她的一生中，嬌媚自己知道，她有許多地方得感謝她的丈夫。他從不詢問她過去的一切，他使她意識到友誼——他們兩人的友誼——的可貴；他非常了解她，並不在兩人中間造成正式的婚姻關係，晚上獨自躲到樓上去睡。

「我想，」她對自己說，「婚姻中沒有愛情也能成功。也許沒有愛情的婚姻更能快樂。」因為愛情，從她在費爾那事得到的經驗，不過是痛苦。同卡爾的結婚倒是快樂的。

一次她終於對賽絲格說明了。賽絲格非常驚嚇，便去找着嬌媚，堅決的要嬌媚回她那處去。「我們把過去的事丟開了吧。你回去了，我可得到個好的模特兒。社會人們也歡迎你的呢。」

嬌姬微笑着。「不能，賽絲格。我不要再過老樣式的生活了。和卡爾一塊兒生活好得多。他是有用的人。也許我慢慢也會比成有用的。」

賽絲格瞪着眼。「喔，原來地灌輸給你這樣的思想！」當他進來時介紹過了，她摸出眼鏡仔細的對卡爾上下打量着。裝出鄙視他的樣子。

卡爾却並不理會她這種態度，反而很真經的對她說，「可愛的太太，你不要担心嬌姬，胆心胆心你自己吧。你身子有病呢，應該臥在床上去休養。」

賽絲格一向以為自己是非常健康的。這時候倒吃驚了。卡爾繼續說，「你現在發熱，你的眼神也不對。你一定在服減瘦藥，是嗎？」

「真是。你怎麼知道？」

「因為你現在中毒的現象。那種減瘦藥等到你身體瘦時，會同時使你成個瞎眼禿頭咧。」

「哎呀！怎麼辦呢？」

卡爾微笑溫和的說，「你馬上回去睡在床上，再請你的醫生來醫治。就不要緊了。於是賽絲格感激地走了。」

過後，他對嬌姬說，「她真想來叫你回去。」

嬌姬答說，「唉，卡爾，她是一片好意。她很想我。她希望我照她的方法得到快樂。」

我 愛 伊 人

他懷疑的對她瞧着。「那末那種方式是不適合你的了，是嗎？」

她搖搖頭，「不錯，不適合我的。我今天才知道。」

晚餐後，卡爾坐在她房內許久。不會再有病人來了。他像非常疲倦。「很好，」他說，「我希望你能這樣。你使我非常快樂，嬌姐。晚安吧。明天事很多呢。」

「一晚安，卡爾，」她看他照例拿了臥衣，拖鞋和牙刷等東西，預備去睡。突然她要他離開她。「卡爾，」她說。他回頭來看她。「不要去，卡爾。」

這夜裏，她在丈夫的懷抱中體會得更大的安慰。

x

x

x

x

如果他們夫婦倆不遇着別的一些無關重要的小事的話，生活將是那麽安靜平穩的過去着。嬌姐感覺自己和這東區環境，格格不合。她努力使她適合這環境，但是不能。她是太美麗，太偏於貴族階級的人。

丈夫的那些病人們，男的看見了她總是默不作聲，露出不安，女的都露出敵意。嬌姐不樂的對丈夫說，「他們在我背後說的話，我都明白。他們都說你，還有這病院，都不應需要我這樣的人。」

卡爾笑說，「愛人，我的確需要你！如果沒有了你，這病院也要變成老樣子了。你使一切都異樣了。」

但是她搖着頭，「不，沒有我，你還是一個良好的醫師。沒有什麼能阻礙你的。卡爾。」

有一樁事她覺得很自豪，很高興，但是同時覺得很孤寂。東區的人們對於醫師的熱烈敬愛，更叫她覺得難過。有一晚，一輩人爲表示對於卡爾的謝意，特地備了一隻沉重的金錶高興的跑進卡爾的實驗室，來送給卡爾。卡爾感動得幾乎掉下淚來。他們談着笑着。她走進實驗室去時，他們便一聲不響的停止談話了。這一次的事她無論如何也忘記不掉。

「我變成毒蛇一樣的使衆人討厭，」她悲音的說。於是她漸漸的想起從前來了。一夜，她要求卡爾到都會中去一次。看看戲，或者玩玩。

他是那麼熱愛她，那麼想使她快快樂樂。便贊同了。但是看戲完畢，在路上却遇着了皮爾羅吉司。皮爾羅吉司一定要請他們到捷勃拉總會慶賀。

嬌姬很久很久沒有到捷勃拉總會了呢！她非常不安的想逃回自己的破陋的家去。但是皮爾羅吉司聲請她說，「嬌姬，我請求你。我要同你談談。我要你去見玲達。她正同寶勃漢波登熱戀着。他的歲數比你大一倍呢，我真愁得快要生病。也許你能講給她聽使她明白。」

她答應去了。一進總會，所有的人向她歡迎。嬌姬却非常吃驚。因爲費爾梅勃萊也在。

費爾一看見他，便奔到她桌子邊來。「嬌姬！」

她極力裝得冷淡的說，「啊，費爾！我來介紹我的丈夫卡爾台格。」接着就說，「卡爾，同我跳舞好

嗎？

「卡爾沒有跳舞，却被費爾把跳舞的機會搶去。」我同你跳舞怎樣？嬌姬，可以嗎？」她不能拒絕。當她在和費爾跳舞時，全總會的人都向她看着。

她低聲說，「你沒有權利對我這樣！你還不夠嗎？你爲什麼不走開？」她受到他的手的觸碰，看見他眼中的渴望的表情，非常驚恐。「費爾，不要再請我跳舞了！」

「爲什麼？我還要請你跳舞呢。嬌姬，你只爲了我一時的愚笨便永遠恨我！我們互相愛戀！你自己也知道！我也知道！你這次的結婚一點也沒有意義！」

她臉色變了。「不要說了！我的婚姻——很好。我決不做對不起卡爾的事！」

x

x

x

x

我 愛 伊 人

但是費爾走了很久，她也回了家，別人的說話她一點也不聽見。耳內只充滿了費爾的聲音。眼前也只見費爾的影子。

她的丈夫誤會了她的靜默和態度，對她很是憂慮。「我愛，我現在明白你對於現在的生活的感覺了。和你以前所習慣了的是這樣不相同——」

她說，「不，這地方不錯。卡爾，一時煩悶，你不必顧慮的。」

但他總放心不下。「我們不一定要住在這裏，嬌姬。因爲，你知道，只要我要，隨便什麼時候我都可

以在泰華醫院得到個很好的工作。」泰華醫院是上層社會中的闊人們的療養院。他們多飲了酒，或是體格過重了便去住在裏面休養。有真學識的醫生都藐視這種醫院。

嬌姬這才知道。「泰華醫院——你到那邊去？」

他微笑着。「爲什麼不去醫治賽絲格夫人的杜文醫師是那邊的院長。他有工作派給我。我要什麼時候去都可以。」

嬌姬不禁想着，啊，居住在舒服的寓所裏，有錢買衣服穿。卡爾還說，「到了那邊我自己可以有多的時間，我們去看戲，跳舞。我自己也能有研究的機會。」

「卡爾，真的嗎？」

「啊，自然。」

但是在城中住下了，並沒有什麼更大的快樂。卡爾反而終日愁着眉沉思着。晚上也不見面的躲在自己的世界裏。

嬌姬這樣更感到孤寂了。於是她漸漸地想着了費爾。終於一種不可克服的衝動使她去找費爾了。

他正在家裏，好像在等候她的到來。「親愛的，我真快要發瘋了。我已覺得絕望。」於是她已在他擁抱中，他親吻着她。「愛人，你回來了！我們將在一起，永不分離！你知道，桑特拉終於願意和我離婚

了。多麼美滿！」

但這不能美滿，某種條件已失去。「不，費爾，」結果她把他推開了。「多謝你吻我。你已使我明白。我是不再留戀你了！你的接吻對於我一點沒有意義。一點也沒有！」

他哭泣了，像個小孩得不到所要的東西模樣。「你那麼忍心！」他便再度把她擁抱了。

她又說，「我愛，沒有用。你可以接吻我一百次——」

「啊，對不起！」背後忽有冷冷的身音說。二人急分離了回頭看，却是桑特拉。「請原諒我。我來把鑰交還你，再拿回自己的寶石項圈。嬌姬，我祝賀你的婚姻。」

x

x

x

x

嬌姬懊喪的離開了他們。她覺得自己必須趕快的回到丈夫那裏去。她急急上了汽車到醫院裏去時，突然明白卡爾對於她是那麼不能缺少了。這事實已經很長久了呢，只是她自己沒有發覺罷了。

「我現在不同了，」她在汽車內低聲對自己說。「唉，卡爾，我們將會那麼快樂！」當她見了他，她只說，「我的愛人，我神經很紊亂。我已決定你須有個休假——我們都須要一個蜜月。讓我們到別處去。讓我們到培母達去住幾星期。賽絲格肯讓我們住在她那邊的屋子裏。」

卡爾說，「蜜月你怎麼會想着的總之，我總同意好啊，讓我們去。我喜歡這樣，愛人。」他已恢復以前的——孩子一樣的熱忱的態度了。「嬌姬，我們明天就去。今晚我們先來慶祝。」

卡爾的意要到捷勃拉總會去。嬌姬躊躇不決。「你以前憎惡那地方的。讓我們到別處安靜的地方去。」

「不！我們應該到捷勃拉總會去。今晚我不能再憎恨什麼。」

然而一到捷勃拉總會，什麼東西都變壞了。第一件就是不愉快的景象。皮爾羅吉司自己愚弄着自己的在和幾個不正經的婦人苟搭。於是玲達懷着一顆破碎了的——寶勃漢波登不再會要的心進來了。寶勃却和另一個新愛人在旁看着。

隨後，費爾過來了。嬌姬說，「卡爾，你高興回家嗎？這地方把我的神經擾亂了呢。」

但卡爾心不在意的回答，「再等一會，愛人。我要看見玲達。奇怪，那孩子像是病了。」

他們三人坐着不作聲的飲酒。隔了一會費爾對卡爾說，「聽說你同嬌姬有個短小的旅行。願你們快樂。」

「多謝你。」

於是桑特拉又跑來了，她含笑說，「嬌姬！你來這裏好極了。使我有機會向你道歉。」

卡爾粗暴的說，「閉嘴！」

費爾並不能阻止他的已離婚的妻子。「哎呀，費爾，我只想告訴你我今天那麼魯莽的闖斷你同嬌姬恩愛，心裏非常抱歉啊。」於是她走了。嬌姬聽得她低聲說，「唔，我們大家公平了。」

「哎，是啊，她痛苦的想，我們平均對待了。犧牲了最可愛的人的對她的愛以及他的快樂而均等了。在她的失望中，她惱怒的轉頭對費爾說，「你爲什麼來啊？請走開吧！」

卡爾走了，她呆呆的望着卡爾。卡爾却忍笑安慰她，「不必這樣感傷。我們兩人都受了欺了。」他像安慰一個受傷的孩子那樣撫摩着她的手。

她是痛苦得麻木了。她說，「不，卡爾！我早要告訴你——費爾就是那個人——」

「他就是怎麼你不直截痛快的說啊？他就是那人。現在你說下去啊。」但是他並不給她時間，自己就接續下去說，「看你的樣子是那麼無辜。原來你要我到城中來就是爲他。我在那個奢侈的屠場內工作，你就能同他在一處。當着我而同他談話。我——一個大心理學家却被欺瞞着！」

「卡爾，不要這樣！」

他的微笑又回到臉上。他的手又在撫摩着她的手。「對不起，孩子。這像是手術室中的叫喊。嬌姬，想着你欺騙實在覺得太使我傷心了。所以不能自禁。可是我們不需要說謊啊。」

她悲慟的哭着，「你想的那些不是事實啊。」

這時一個侍者提來一個電話，「醫師，是你的電話。」

卡爾揮手叫他退下。「我沒有空。那個泰華醫院什麼事都可以等待的。」

於是，嬌姬便開始告訴她丈夫一切，她未在船上遇着他以前的愚卡登的事，以及到了紐約的經

過。他已將相信她了。她說：「卡爾，我並沒有回到費爾那邊去。只有一次——去談話。」

侍者又來打斷說話了。「對不起，醫師，這是緊急電話。」

於是嬌姬的機會失去了。卡爾的臉容突轉嚴肅。「你說什麼？你給了她什麼？」他對電話高叫說。「唉，你這笨東西！趕快打牠出來！不要太遲了！我立刻就來。」他就用平常的鎮靜語調對嬌姬說，「我們別的時候再談吧。我必須趕快去。一個緊急的自殺。他們弄錯了藥。」他帶了不善意的微笑。「唉，我本也是這樣和你認識的。」

她一人回家等候他。但是，天也由灰白色轉成紅光了，他還是沒有回來。連電話也沒有。他從來沒有這樣過的。她想他大概不願再見她了。

整整又等候了一早晨，他回來了，面容像蒼老而頹廢。他聲調中露出她從未聽見過的憂愁。「我一直在想，嬌姬。最好的辦法是不好再使大家都痛苦。你怎麼不到什麼容易離婚的地方去離了婚呢？總之，我對於你的醫生的職任是老早就過去了。」

「你真須要這樣嗎？」她的聲音低得像耳語一樣。

「我想——這是最好辦法。一時裏我的理想是太愚笨了些。以為我這樣的人可以得到你這樣的妻子。現在我更明瞭了。我門實不想配。再會吧，嬌姬。我必須走了。須要去手術——」

她想，「我已失去了他。他不再要我。也實在不能怪他。是我的不是。」她聽得門聲關上和電梯聲。於是她急欲再看見他一眼，便跑到窗口去。在下面街道上他只剩過點子了。

在這時候她才看見了警備車，看見守候他的警察把他帶走。但是他却說有個手術！一定出了什麼亂子！卡爾一定是想幫助她，要讓她自由而自已陷入了患難！

離婚！她是他的妻子，有知道事實的真相的權利。她便發狂般的打電話詢問醫院，卡爾台格發生了什麼事，有什麼人死了。於是她得悉了可驚的底蘊。昨晚自殺的人是玲達！他們沒有方法救治她，因為卡爾不在時住院，而醫生弄錯了藥！

可憐的玲達死了！還不止此呢。因為卡爾覺得醫院裏這種疏忽太是可怕，便堅持要把實情告訴警察。皮爾已像發了瘋。如果卡爾真把這事宣露出來，醜聞一揚，就要累到他的名譽了。所以他先起訴卡爾疏忽有罪。

嬌姬想，「這事情必須阻止牠發生！」她便急急趕到羅吉司家裏。見了那個愁苦朋友請求說，「皮爾，你不能拿卡爾這樣！他是太可貴了！我不明白！他是想阻止再有別的同樣的事發生啊！」

皮爾低聲說，「很抱歉，沒有辦法了，我不願更變。」

她只得懇求說，「玲達定希望你這樣做的，請求你寬宏大量吧。玲達也希望你能這樣做的。為了紀念她你就這樣做吧。需要卡爾的人許多呢。」她急速的說，氣也呃住了。「皮爾，使他離開那他所

喜歡小病院，實是我的罪過。如果你給他這機會，我就要帶他重回那邊去。得有許許多人會祝福他——你也會的。皮爾，你從未見過那邊貧民區——」

末了，她聽見他斷續的聲音說，「好吧。我依你。我會叫警局把訴訟撤回。現在，嬌姬，你到他那裏去吧。也許他正須要你愛友。」

於是奇蹟產生了。至少，東區的幾千人會告訴你這是個奇蹟。因為他的大士大悲的醫生忽然拋棄了他們跟了一位美人走開，去了好幾個月現在又回來了。他的妻子跟着回來，不再那麼闊綽驕傲，而變成仁善可親的了。病院裏的人看見二人來了都大聲歡呼着。街上也擠滿了人。

「喂，醫師！我們真渴念你啊！不要再離開我們啊！」

到了裏面，嬌姬擁抱了快樂非常的丈夫說，「啊，你以為他們不再要你以為我也不再要你？你決不能離開我們的——你的事業和你的妻子。」

「我決不能離這兩者的，嬌姬。」

於是他把她緊緊擁抱着。數月來的隔膜完全消除了。他們兩人的愛情，從接觸的唇上面永遠融合在一起了。



幕兩的「歌情匯老百」

演員表

(百老匯情歌)

曼麗 Mary Hale 珍妮麥唐納 Jeanette Mac Donald

吉美 Jimmy Allen 劉亞里斯 Lew Ayres

拉萊勃利安 Larry Bryant 恩肯脫 Ian Hunter

柯萊先生 Cornelius Collier 佛蘭克摩根 Frank Morgan

琪恩 Gene 佛蘭克林潘邦 Franklin Pangborn

保勃 Bob 威廉加根 William Gargan

漢門 Herman 亞爾錫安 Al Shean

導演：羅勃 Z · 李昂拿 編劇：却爾斯李特萊

米高梅公司出品

百老匯情歌

原名· Broodway Serenade 鄒安

起先，曼麗思想那個男子實在有些滑稽。他不停的敲着桌子，嘴里喊着「侍者！侍者！」這時她在唱一首抒情歌曲，還未唱完。她這麼想，這種情形也只有在小而嘈雜的夜總會裏才會發生，要是在正式的劇院裏，聽衆都會靜聽不作聲的。

「我的孤單的心——」曼麗唱着，動聽的唱聲從他喉中清脆地傾瀉出來。她的金髮的頭略側在一邊，蔚藍的眸子活潑地向室內每一個人瞻望。她一心希望這表演會成功。他們，她同吉美是那麼急切的需要錢用。只要——

「侍者！侍者！」那個醉漢叫着。曼麗覺得可笑地向他瞟了一眼，同時略爲向台中退後了些，免得他不小心一拳擊在菜碟裏而把湯水濺到她美麗的衣服上去。

「侍者——」那酒漢還在叫。

「噓——！」咖啡座內的人都開始惱怒起來向那醉漢噓噓的禁止他發聲。曼麗心上倒感到喜悅，他們真的都喜歡她這表現呢！呵，只要——

「侍者！侍者！侍者！侍者！——者侍者！」

曼麗看見那頭門邊的桌上有個引人注目的穿着一身晚宴禮服的人，取去了臂上的假鬚，躁急地招呼一個侍者過去。他在侍者耳邊說了幾聲，向那醉漢示意，顯然是要侍者去看看那人爲什麼吵鬧。

「侍者！——侍者！」

「噓！」坐在一旁彈着琴的吉美也轉身對着那醉漢重重的噓了一聲。曼麗知道事情不是好玩的。她看出吉美的躁急的脾氣快要發作。這是不會看錯的，他們兩人——曼麗和吉美——在雜耍班的搭擋表演，已有兩年之久，吉美的性格她全都明了。她望着吉美用一種妻子的態度向他微微搖頭。並不是怎樣十足的妻子的態度，他們結婚還只四十八小時之久咧。

這時候那個手足失措的侍者已替醉漢拿了一瓶香賓酒來，那醉漢却要自己開瓶塞。他碰碎了一只杯子落在地上，吉美又轉頭惱恨的向他瞪眼。那醉漢全不理會，把瓶照準了曼麗撲的一聲，瓶塞正打在她臉頰上。她嚇了一跳，便是一個高音半中停止了，伸手在臉頰上撫摸。吉美已在琴凳上跳起。

「吉美！不要啊！曼麗在台上叫喊。」

一羣興奮的顧客都立上椅子觀望。吉美衝到那醉漢面前，左手把他拉起，右手一拳便把他擊倒了。有幾個人拍手叫好。另外有兩個大漢把吉美拖開一邊叫道，「快走，不要被這醉漢找出是誰打

他的他是愛爾培的一個大亨咧！」

曼麗急下台在甬道內遇着吉美。「吉美你怎樣了？」她問他時，不約而同的他也問她，「曼麗你受驚了嗎？」

吉美整了整領帶。眼中的怒火已經消失，臉上露出微笑。「可愛的吉美！」曼麗帶着母愛地心中這樣想。「可愛的傻孩子！」

「我一點也沒有什麼，」吉美說時，兩人已走到甬道轉角，遇着了咖啡館內的經理派克。

「哼，你還說一點也沒有什麼！」派克咆哮如雷的說。「一星期內打了三次相打。你倒可說是個擊拳的錦標。聽得。我收了顧客兩塊錢的入座費，却叫人鼻子上嘗到拳頭的滋味，他們未免要覺得所出代價錢太貴些了啊。」

「但是那東西險些把她眼睛打瞎！」吉美反抗說。

「這裏不再要你了，亞侖。」派克對吉美亞侖說。隨後又轉向曼麗。「但是你可以仍在這裏做下去。」

「唔，曼麗用相反的答覆回答，「我們是搭擋。」她像是用這樣簡單的說話解釋一切。經理倒也明白。於是她挽了吉美的臂走進化裝室。不作聲的收拾他們的物件。

「好吧，」吉美略為帶些憂色說，「我們兩個搭擋復又得到自由了。」忽然臉色更憂鬱了。一而

且又在聖誕節呢。」真的，他忘記了聖誕節了。

「剛剛碰得湊巧！」曼麗倒喜悅地說。

「一千一百十一樁事，樁樁沒有結果的！」

「十二，我的亞命先生，」曼麗糾正說。

「十二，」吉美悲苦的說，「我應該記得一樁做得有結果的事呢。」

「唉，無謂極了，」曼麗喃喃說。她在脫下她的美麗的衣服。

「唉，自然，我另有別才能，」吉美益加憂悶的說。「我做的小事也從來沒有成就過，這倒可說是我成就的奇蹟呢，而且我倒還拖延着我的無意味的生活。我恨不得——」他握了拳縮進臂膀，好像要把自己照在鏡中的影像打碎一般。

「吉美！」曼麗喊說。她拿起他的煙盒傳給他。吉美取了一支煙。「吸一支煙很可以平平氣。」吉美便在椅中坐下。「現在你覺得怎樣了？」

他噓了一口長長的氣息回答，「我覺得——失業了。」

曼麗把手又在腰裏，帶着責備的神氣說，「詹姆斯·弗萊·亞命，三個著名音樂學校的畢業生，鋼琴大師，作曲專家，曾為一班中最有為的一個——你怎能這樣頹廢？唔，等你成名的一天，報紙上倒會作為極好的資料……大作曲家的少年奮鬥史！」

吉美笑了。「你知道嗎？」他說，吻着她，「我開始喜歡有你這麼一個妻子了。」

他們像小學生放學一樣，手握手高高興興地走上街。街上在飄着雪花，使燈光都幽暗了。警察的笛子在寒冷中空氣中尖銳地叫着。行人都急匆匆的冒雪回家趕過聖誕晚。一處街角上有個損錢的聖誕老人立着，搖着鈴。鬚上都是雪花。

吉美立停了。「我要給聖誕老人一點禮。」他從袋中摸出一些零散錢。

「我也要給他，」曼麗也打開皮包。

「告訴老人你希望得到什麼，」吉美說。

「希望同你一塊兒能過度五十個和今天一樣的聖誕節。」

吉美扭她的臂膀說，「你希望每次聖誕被人停生意？」

「是的，這樣我們才能夠享受到假日。」但是他雖這麼說，臉容却變得嚴肅了。吉美也覺察出來，請求他說下去。「好吧，」他答應說，「我只希望你不要再抱悲觀而向前奮鬥。愛人，我懇求你。」

「噢，」吉美帶着又是嬉笑又是嚴肅的神氣說。「但是我全爲你而做的呢。」

「你不是爲我做的，」曼麗說，「你這樣做是因爲你是個可怕的好爭鬥的——」他們已踏上寓所的石級，曼麗在雪中立停笑說道，「你能想像密昔司與爾遜看見我們又捲了化妝用具回來，會說些什麼呢？」

他們進了門，密昔司奧爾遜看見慈祥的臉容在灰白色的頭髮下面，露出驚駭。「什麼！又回來了！」她叫說。

在她背後的客廳中，有一枝聖誕樹。上面掛紅綠的燈彩，還有很多禮物。

「不要責罵我們，」曼麗懇求說，眼睛在跳動着。「以公正的待遇所以我們兩人被停歇的。」

「看來又像吉美相打得勝了。」密昔司奧爾遜說。「吉美樓上有一封特別掛號的信給你。」

吉美兩級一跨奔上樓梯，曼麗脫下外衣走進客廳去。斯圭克一個失業很久的雜耍班中的藝術家，心不在意的在背後拉提琴（這是他的特別技能）還有費洛司夫婦，也是失業朋友，在玩戲法。漢門一個中年的巴伐利人，在鋼琴那邊玩弄他的大提琴。

「喂，漢門」曼麗樂觀地問，「有什麼好消息啊？」她知道漢門曾拿了幾首吉美所作的曲子想到音樂出版商那裏去賣掉。

「只有壞消息，」漢門回答。「老是相同的回答。『這曲子不流行。』那怎麼行呢？吉美是個音樂家，却不是作歌的人。有一張是賣掉了，我拿到了一張票子。瞧——一元零八角五分。他們也只賣去了二十四份拷貝。」

曼麗覺得這的確是個壞消息。這時候吉美下樓飛跑進來了。她不得不告訴他。

「曼麗」吉美緩慢地說，「你記得我們倆沒有過度的那個歡樂的蜜月嗎？」

「我記得的，」她說，「好像就是明天啊。」

「真是明天，」吉美喜悅的說。「我已贏得達維利的獎學金了！能夠到意大利受達維利的親自教授，還有五百元費用的津貼。」他把樓上得到的那封信讀道：「贈給最佳的樂曲的新的美國作曲家……」你想像啊，曼麗有一年的美麗的日光，音樂，棕欖樹，還有——還有你。」

「五百塊錢兩個人，」曼麗迷惑的問。

「這却真是問題，但是我們能賺得所缺少的數目，我的愛。我們只要有一千就夠了——我們可以像一對金絲雀那樣地住在那裏，你在煤氣爐上煮菜。我會弄到一千塊錢的。我會賣去一首曲歌。這一次我真的得到一首偉大的曲子了，一首最動聽的，迷人的音樂——」他奔到琴前，在袋中拿出一張紙。「我還有一首抒情詩哩。來啊，曼麗，讓我們唱出來聽聽。」

「我聽說柯萊先生正想爲他的新排的表演找尋一首最動聽的迷人的音樂。」漢門說。

吉美在琴橙上坐下。「那末柯萊先生的搜尋可以停止了。曼麗，預備了嗎？」

他開始彈琴時，曼麗的手臂挽了他的頸。用全副精神唱他的歌詞。確是非常動聽。好像吉美這次真的有所成就了！

x

x

x

x

聖誕節的次日，非但證實吉美有所成就，而且他的成就的確是柯萊先生所需要的。至少，柯萊先

生起先是這麼說的。

吉美時常想到和那個有名的編排戲劇家的會晤，一切將會那麼容易的轉變。當他們走進柯萊的華麗的辦公室，只見拉萊勃利安也在。

拉萊正是那天在咖啡館內招呼待者去阻止醉漢吵鬧，以便讓別人靜聽曼麗唱歌的那人。出錢叫柯萊排表演的也就是他。他喜歡曼麗的歌喉，所以主張柯萊在新戲中給她個地位。吉美把這事想了又想。當時他並想不到拉萊是不知道曼麗的婚姻的。

同時，吉麗却不願意。她只覺得拉萊勃利安並不是真喜歡她的歌唱，而是對於她別有作用。這一點使他極感不安。再者，除非吉美也參加表演，否則她單獨一人也不會肯，因為他和吉美是一對搭擋啊。

「沒有意思！」吉美對她說。「無論如何你也該接受這工作。這是你的最好的機會啊，愛人。」不錯，曼麗自己暗想，也許她在表演中唱了吉美的歌，能夠給吉美極大的幫助。但是在舞台設計師們的來來去去的研究問題，以及姝弟（柯萊的未婚妻）和波兒（柯萊的最新的相好）糾紛的混雜情形中，吉美的歌也沒有得到什麼人的注意。當曼麗最後簽訂了合同，才知道自己不是唱吉美的歌曲而是替代而密司瑛茄兒的節目。因為瑛茄兒的歌唱方法那位作曲家琪恩不喜歡。

在匆忙之中，曼麗和吉美急急趕回家去收拾行李。曼麗在兩小時內就動身往大西城去參加表

演。她看着吉美替她收拾東西，但是不能一起同行，心裏很是悲傷。「要我替你收拾水壺嗎？」吉美該諧地問。這水壺是寓所裏的一輩朋友在聖誕那天送給他們的。拿起來倒水時就會奏出音樂來。

「唉，我愛，我不是同你一塊兒到大西城去，」吉美回答他的，含了淚水的詢問。「愛人，我和表演一點也沒有關聯。並且，我必須去找個工作，維持生活，積儲一千塊錢，我們就可以到意大利去了……來，乖乖地拭乾了眼淚動身吧。祝你成名！使你的丈夫爲你而自豪！」

兩人都笑了，隨後互相望着。「吉美」曼麗握着他的手說，「這還是我們第一次分別呢——」
「自從我們做了搭擋，這還是第一次，」吉美悲苦地說。他把她擁抱了，接一個相依不捨的吻。他在她肩頭看見了壁上的鐘。「哎呀！」他叫說。「你必須二十分鐘內趕到配恩車站了。」

兩人都吊着一顆沉重的心，立在火車站門邊，聽着那個宣傳組的保勃的急速的說話，拉萊的鎮靜的語音勸導着心中煩惱的柯萊還有，到了最後的一分鐘，密司瑛茄兒的聲音說：「如果有人來找我，不要讓他們過來，」她忽然吃驚的奔到休息室去。

於是，事情發生了。這事形好像給了曼麗一個不祥的預兆。一個男子搖擺地跑來，身上穿得非常襤褸的一個醉漢。他在哭泣。「我有權利看見她，我是她的丈夫。我喝醉了——我肚子飢餓。我要一些錢。她必須給我一些。瑛茄兒是我使她成名的。我們以前是搭擋——瑛茄兒和巴恩斯……」

「不錯，」柯萊柔聲說。他摸了張鈔票給那人。曼麗看見吉美，在呆呆地瞧那可憐的醉漢。「她連

丟一塊錢給我也不肯，「醉漢嗚咽着說：『我以前却給過她一切呢。』」車站門關了，拉萊扶了曼麗上車。她回頭時，見吉美還站在門邊，他旁邊立着的就是密司瑛茄兒的丈夫。

×

×

×

×

一星期來，曼麗的心意非常紊亂。那應迅速的遇到了那麼許多事：她在大西城的成功，表演的成功以及她私人的成功；遭到密司瑛茄兒的嫉妬；沒有多久，瑛茄兒的主唱地位却由曼麗替代了。

還有吉美的長途電話。新聞界的爭攝她的照相。

在表演啟幕的那夜，吉美會從紐約打電話給她。劇團裏全部的人都聚在拉萊所住的旅館內慶祝勝利。曼麗只得躲在臥室內。接聽吉美的電話，以免避衆人的歡樂的吵鬧。當然已算不了怎麼一回事。她自己也不斷的對自已說這不成算怎麼一回事，雖則波兒在分機上告訴吉美說曼麗是在拉萊的臥室裏……吉美當然要神經過敏，他的說話就轉成那麼冷淡了。

「到外邊涼台上來，」拉萊會說。是啊，室內的確很熱。她走出去了。因為有一樁事她想向他解說；她料着拉萊會說些什麼話。曼麗最親愛的——他當時這樣開始說。

但是她阻止了他。靜靜的告訴他她已很快樂的和吉美結婚了的。拉萊會像一位君了一樣，扶了她的肩，請求她把他當作一個知己的朋友看待——可是有什麼笨漢把他們兩人這樣的姿勢拍了

照相下來。事情更糟糕的是保勃那個鹵莽的新聞界經理人，把這張照片在各報登刊了出來，同時還有一些虛構出來的關於兩人的戀愛文字。但是吉美全知道戲劇界的宣傳方式的。他能夠諒解。

當表演要搬上百老匯舞台的那夜，曼麗搭火車回紐約時，心裏總有些不安寧。她是深知吉美的脾氣的。然而這一點不安的恐懼總究給一種熱切的心意勝過了。表演的時日已超過衆人的預料，她和吉美已有好幾星期不見面。她真掛念他得要死！在數分鐘內她又可以回到他的擁抱中了！

這時候吉美又因為毆打顧客而歇了生意，他在一家小館子內彈琴，因為一次有個顧客強要開無線電。無線電內正在播送一段曼麗的消息，有這樣的說話：「一位剛成名的青年女歌星和一位有錢的製劇家發生情感——也許她的成名就靠了這層關係。總之，他們非常熱烈。」吉美憤怒的對他的音樂朋友漢門說：「當一個人像我這樣的毫無出息，他的愛人却踏上成名的大道，漸漸的屬於這世界，無線電，和新聞紙上的標題——總是不告的預呢。」他想起了瑛茄兒的丈夫了。吉美真愚笨，但他有什麼辦法啊？

曼麗的火車到站時，吉美手中拿了一束紫羅蘭。曼麗是最喜歡紫羅蘭的。但是保勃却拿拉萊所送的一束玫瑰花塞在曼麗手中讓攝影記者們把拉萊的花，和拉萊一塊兒攝進照相。

「吉美親愛的！曼麗一路叫着擠出人羣去和他接吻。隨後上汽車去了。」

吉美隨後來到旅館，設法到了她的房間便喊「曼麗！」

「吉美」她叫着奔到他面前。「你怎樣了？」

「愛人，我現在像是非常健康的人呢。比較我過去的五星期中像死的一樣，真是奇怪啊。」

曼麗抬起頭來。「你還沒有給我證明咧！」她身上發出一種很高貴的香味。

他笑着接吻她。正在這時候，報館的人，服裝的人，還有化妝的人，都推門進來。吉美燃了一支煙。

「唉，我想起來了，」曼麗說。拿出一個包子給他。解開一看，是一只金質的煙盒子。「我會對拉萊說起你的音樂。他很心切的要聽聽。愛人，你看看煙盒子內。」

吉美把盒子打開了。「這是什麼啊？」是一張一千元的支票。他呆了。

「愛人，就可以到意大利去了。」

「你真的還願意去嗎？」吉美開心的問。

她正要回答，琪恩那個作曲家，衝進室來，跑到鋼琴前。「我得到了！」他叫說。「我得到了！」他便在琴上彈起一支歌來。

曼麗看見吉美又像要發怒的樣子。他終於開了新煙盒取出一支紙煙，把怒氣捺了下去。她吻了他一下，便走進臥室去穿衣服。這時候拉萊帶同一個珠寶商人密司脫加托到來。拉萊帶了幾串臂鐲把一串金剛鑽項鍊，要給曼麗在表演時戴上。這些都是加托借拉萊作爲廣告的。

曼麗喜悅得像個小孩子般地奔到吉美面前。「你想密昔司奧爾遜看見了我這樣子還會認識

我嗎？」

「恐怕不會。」他沉着臉回答。手中拿着一冊畫報，報上刊着她同拉萊在大西城涼台上拍的照相。

「但是吉美！她要想說話，在門邊有個婦人聲音。」

「那是勞蘭絲勃利安。」密司瑛茄兒叫說。有個執達員遞了張紙進來。「不錯，我是起訴的。爲了受到的損失。爲了被剝奪表演的資格……。」瑛茄兒不斷的吵着。她說曼麗在拉萊的臥室內逗留到早晨四點鐘，還有那些珍貴的飾物！

瑛茄兒走時，曼麗哭了。拉萊用手圍了她的肩。吉美說，「不許你的手碰我妻子。」

拉萊放下了手說，「亞倫，你喝醉酒了嗎？回去睡醒吧。」

曼麗在檯上拿了煙盒，含笑着交給吉美。他一揮手把煙盒打落。

「你去睡醒！」他對拉萊說。一拳便把拉萊打倒在地。

「啊，吉美！」曼麗抓住他臂膀說。「我可以告訴你——我能把全情解釋給你聽——」

他灑了她的手。「讓我走，曼麗。如我出不去，我一定會殺死什麼人的。」他憤怒的奔走了。

這倒可以說是曼麗晚上表演的前奏。對於她第一次上百老匯舞台的極大的幫助！

表演一完，她即刻趕到從前的寓所。看見漢門和密昔司奧爾遜等人都現着恐懼的模樣。「吉美

呢？」她問。他在樓上，收拾行李。態度像是喝醉了酒，腿裏搖擺着。

曼麗驚惶地柔聲說，「當你心中有着愛時，你如信任人，你的愛就永遠存在了。如果你不信任人，你的愛也消失了。我永信任你的，吉美。你不能信任我嗎？」

吉美望着她。「不能。我相信我聽見的和看見的。我聽見瑛茄兒，看見勃利安。你已變了。你不再是我的妻子了。你是個電燈廣告。屬大眾的。屬於拉萊勃利安的。」

淚水在曼麗眼中掛了下來。「你罵得我太過份了——但我決不怨你。我能原諒你，吉美。不要離開我——」她抓着她的衣，非常可憐。

他把她掙脫了。這是曼麗所嫁的吉美嗎？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他說道，「你不會會需我的了。」一種怒火，或是自豪，在她眼中燃燒着。「好！我們算完了。你永遠這樣見恨我吧！」

「不錯！」吉美說。「我們來飲一杯！」他取水壺時水壺奏出音樂來。他便說，「這使我想着了意大利。」他拿出那只金煙盒，把盒中的支票撕了，又把盒子丟在地上。「到意大利去你自己也去勃利安過快樂生活吧。金錢是賣不動我的。」

曼麗望了他一會，就在他臉上重重的一掌。「你虛偽得夠了，她說。「我現在走了！」

她瘋了一般的衝下樓去出了屋子。剛走出屋子，吉美把水壺從樓窗上擲下，碎了，却還在奏出音樂。

好幾月來曼麗的生活像在做惡夢。期望着吉美會有信或電話來，或者有機會相遇。但是都沒有。她抱着一顆死灰一樣的心過度着麻木的生活。和從前的曼麗完全兩樣了。她的歌唱在百老匯上得到大眾非常熱烈的愛好，一天天的愈來愈紅。姝弟終於和柯萊結婚了。曼麗爲他們舉行個盛大的宴會。她自己呢，得到了離婚准許後還和拉萊訂了婚。等表演一結束結了婚便旅行英國去。

很快的倒也已經兩年了。先前她和吉美都以爲如果兩人不見面決不能活得下去的呢。唉——這是愛情！

曼麗從沒有知道她向法庭請求離婚，那天，幾乎遇着吉美。聖誕節上商店買東西，晚上來到一家一角商店。店員請她唱歌，她便唱她的第一首轟動百老匯的歌曲「時光更變一切」(Time Changes Everything)。店內的奏鋼琴人湊巧是吉美，但她沒有看見他，他也沒有看見她，只是痛苦地覺得歌聲很熟。

又有一次，在她離婚後的幾天，有人到她寓所找她。開門一看，却是吉美和漢門。但是漢門一看見曼麗就走了。

「你怎麼會來的啊？」她像受了催眠一樣的低聲問。心裏情緒是雜亂得不能加以分析。「多麼忍心！」她心中暗想，「在這時候却回來了。」

「我會計劃了一整年，在我腦中所想的只有這件事，」吉美訥訥地說，臉容很是憔悴。「我在工

作一齣歌劇。不能在未完成工作之前來，這樣可證明自己不是個甘心墮落的人。」他顯出微笑。「現在已有人把我的戲劇排演。我以前實沒有勇氣來見你，請求你的寬赦。我說不出是什麼原因……曼麗，曼麗！」

「你離開了整整兩年，就爲了這事？」

「你在我的心意中，沒有離過一分鐘——」

「整整的兩年！」

他忽然說，「我是錯了——但我愛你。」

「唉，」曼麗叫說，緊握着拳，「你爲什麼現在回來呢？必須要使我再經歷已經經歷的痛苦嗎？我不願意。我等待你夠長久了。現在我須用不同的方式過生活了。吉美，你走吧。」

他靜靜的說，「曼麗，不要哄騙你自己。我們只有一個方式生活，就是兩人永在一處。」

「在四點鐘時，」她看了看手錶。我要動身回英國去。我要和拉萊去勃利安結婚了。」

「啊，我沒有知道，我沒有看報紙。」他帶着譏刺的正想回頭走，柯萊衝進來了。嘴裏叫喊着曼麗不能到英國去，他剛得到一個新劇本給她演，名叫「百老匯情歌」(Broadway Serenade)。就是吉美亞命所作。吉美笑了。「曼麗，願你快樂，」他說，就走了。

但是柯萊高聲急叫。如果曼麗不唱這歌劇，那就再也沒有人能唱了。

「我不能這樣對待吉美，曼麗想自己很是驚奇。「這是他學生的工作。」唉，吉美沒有錯啊，這就是愛情。」我就打消我的旅行和結婚吧，」她告訴柯萊。我答應唱這歌劇。但是你須向那可憐的拉萊解說呢。」

上演的那一天，拉萊看見吉美躲在後台黑暗中。吉美正要跑上扶梯，他一手擋在吉美臂上。「你還記得嗎？」拉萊一點也不含惡意的問，雖然他已喝醉。「記得我和你見面的一次你把我打倒，後來我們握了手，你叫我打還你，我沒有答應嗎？」吉美正在注意着曼麗的歌聲，不在意的搖了搖頭。拉萊却說，「好啊，我倒記得，」說着就朝吉美臉上一拳。吉美坐倒在扶梯上。

「你這——」吉美憤怒的說。

「現在我們公平了，」拉萊帶着醉態嚴肅的說。「我的朋友，在我未動身往英國去之前，有個信帶給你。這是曼麗在化裝室托我的。曼麗在找尋你——幸運的人。喔，你沒有知道？告訴你吧，她說：她爲你而唱——只爲了你。再會吧。」

不一會兒曼麗下台了，她看見吉美便叫喊，「吉美！吉美！吉美！吉美！你聽，台下的掌聲，都是給你的呢！」

「曼麗，我的愛人，我不管那些，」吉美擁抱了她說。「我不管那些。只要——」
曼麗快樂的吻着他。「你成名了，吉美，你常常說自己總有這樣一天的，記得嗎？」

了！

「我記得的，真像就在眼前一樣。」

曼麗笑着，把他拉上台。「來啊，吉美，觀眾在叫你呢。叫我們二人來啊，吉美——我們又成搭檔

(完)



銀光舞影片的中兩幕

演 員 表

(銀光舞影)

瑪莉麥凱 Mary McKey

瓊克勞馥 Joan Crawford

勞烈霍爾 Larry Hall

詹姆斯史德華 James Stewart

愛迪勃格斯 Eddie Burgess

劉亞里斯 Lew Ayres

導演：拉恩霍遜賽爾 Reinhold Schunzel

編劇：約翰密漢 John Meehan

米高梅出品

銀光舞影

原名· The Ice Folies of 1939 雷子

「銀宮」是擠得人山人海。好萊塢是萬人空巷的都來參觀這一季中最有精彩的「曲棍球」戲。球場上無論導演、製片家、大明星們都成羣結隊圍觀着。這情形在陌生人看來似乎是正在開始拍攝百萬元的新片。這真是一個值得紀念的一夜。

曼麗麥凱正等在進口隧道中休息。她覺得心頭小鹿突突的跳躍。雙手冷得像擰着冰。她表演的時候到了。她對立在她旁邊的一位又高大又漂亮的滑冰人說：

「噢，勞烈我會不會有一天不怕觀眾而鎮定呢？做一個表演的老手要多少日子？」
勞烈霍爾笑着鼓勵她說：「親愛的，至少三天。即使我同愛狄……」

愛狄勃格斯是勞萊的同伴。他們倆曾經是做過八年的著名的滑冰搭擋。所以她不相信他們每次表演的時候還要上場急。但是勞萊的假裝是很有意思的。

勞萊是很有意思，勞萊是偉大的。他是……對他看了他的熱力傳到他的冰冷的身子。有熱力便有胆力。她是毋須再怕了。似乎世界沒有什麼可以使她胆怯了。而且在一星期前她是還同他陌生

哩。

一星期前，她是在甘賽士城某跑冰場充售烟女子。因為她雖是能歌善唱的清白少女，但是沒有一點名氣，所以他是無人顧問而只能做這種小販。她對於她的前途事業是幾乎失望。於是愛狄和勞萊擋在甘賽斯城演奏。在無意之中勞烈聽到了瑪莉的歌喉。

「你真是虛度光陰呢！他竭力的勸她說：『像你這樣一個漂亮姑娘——正真可惜的。快跟我們來吧！我告訴你聽，我們帶你一下好嗎？我們出去溜的時候，你可以坐在雪車內唱好了。這樣可以號召觀衆等着瞧吧！』

於是愛狄嚴肅地對他說：『這不過是勞烈霍爾的腦筋吧了。』勞烈因此又反駁道：『什麼腦筋不腦筋！難道歌舞不能在冰上舉行嗎？我們爲什麼不能自己另編一齣冰上歌舞嗎？』

因此這「琉璃世界」的念頭是想出來了。可是瑪莉對於這事根本不加可否。因為她自己沒育主張。老實說她除出那些初步溜冰知識外，還懂什麼呢？但是他們一見之下她就情願聽勞烈的吩咐，情願依從他的任何計劃或跟着他到任何地方去。終之她只要同他在一起好了。

她於是恢復她的神志，而對勞烈耳語道：『唔，勞烈我是感到一些恐懼，不說很快樂呢。我——我愛全世界呢。』

他擠着她的手說：『你愛任何人而獨不愛我。我要打你呢！他們彼此淺笑了一下。兩脣脈脈底何

愛迪滑過來說：「對不起我來打斷你倆的情話，可是時候到了！」這兩個小夥子便穿上他們的那件服裝。這是用來扮一隻怪形怪狀的馬的，勞烈扮着頭和前腳，愛迪扮後半身。這可以成爲滑稽專家的可能性是無限止的。現在這隻兩人馬背後拉了瑪莉坐的雪車跑到廣場的中央開始他們的又和諧而又細膩的詼諧狀態。同時音樂奏着一支名歌哩。

這算是引瑪莉的登場。她唱起來了。她唱得不錯，她自己也知道。她的聲音是潔練，和煦，而新穎，有響遏行雲之概。這兩個小夥子現在脫去假面具的服裝在冰上大溜特溜起來。她一面唱着，一面暗暗地禱告着：「上帝，但願你使有幾個製片家看見我，而給我們一個正式的職位。」

他們確乎可以引人注意。因爲他們的表演實在是不錯。但是這觀衆們並不注意而愉快。這觀衆們是覺得不耐煩進來。這便是他們都要立起身來表示喝倒采了。

既而勞烈在更衣室中強辯道：「也許是爲了我們休息得太長久呢。」

「這是因爲我們的表演太夾雜得像十景萊的緣故。」愛迪這樣的大着回答他：「歌唱根本配不上溜冰。無論怎樣唱得好終是不配的。」他似乎說得對的。因爲溜冰場老闆已經開除他們了。

瑪莉聽見了輕輕的說：「這是爲了有我的緣故呀。我害了你們了。」

勞烈不顧人家要看見的去吻着她而說：「好妹妹，這算什麼話。我們的停職是因爲這經理是

個屈死。他看見好的東西是不識貨的。他不贊成我們的戲，因為這是新花樣。但是終有一天我要給他顏色看！我們要在冰在表演出那些空前的表演。要他們跑了要求我們表演。」

「我——希望這樣親愛的。」

這撤職的事情似乎還不夠使他們觸霉頭。那天晚上他們的汽車還會拋起錨來。他們的車子是這樣的敝舊不堪。夾上「銀宮」前上停着的好萊塢大亨的華麗汽車中。真是太不合配了。所以那些車夫們都嗤之以鼻而且有一個還很不客氣地在背後撞上去。

愛迪正在駕駛着是大冒其火。他跑下車子來勢兇兇地向那輛車子走過去。「你聽着！」他怒視着那個着號衣的車夫說：「你剛剛撞我幹麼？」

他是預備同他爭吵的。但是那位汽車主人很明顯的要免去互相口角。他便很和顏悅色的說：「我們替你們修理好了。不要阻礙交通吧。」瑪莉望着他心中想這可算電影巨頭中最和氣的人了。他在名片上劃了幾劃，交給愛迪說：「將修理帳送來好了。」愛迪還是怒氣沖沖地回過來跑上車子，一衝頭的開動車子。「一位大亨」他這樣譏笑着的說：「他是蒙納克公司製片家陶格勒斯翰立甫。他以爲無錢是可以解決一切的。」

曼麗和勞烈互相望着而笑。愛迪當然並不這個意思。他不過想出出氣罷了。——他實在是為了

一小時前的失敗。但是很奇的對於他們倆這次的失敗和汽車的出事似乎都不重要。或許是並不希

因為他們是有他們的快樂。現實的環境是不能左右他們的。勞烈在半路中對瑪莉耳語說：「我愛你，我所希望的，親愛的，就是你同「琉璃世界。現在我都要得到了是不是呢？」

她帶笑點頭地耳語回答他說：「是的，親愛的。」於是，很輕快的，「霍爾先生，假使我一切都允許你好嗎？」

他便吻着她說：「親愛的，我們大可如願以償了。名譽，幸福。我會送你一個最好的禮物——一件，貂皮大衣，——金剛鑽，——珍珠——一切寶石。

很奇怪的她並不懷疑他的說：「不過我並不要呢。金剛鑽——珍珠——這些俗氣的珍物！」

他們大家一同笑着。勞烈說：「好的，那末，我給你一串明星的頸珠一個月亮的別針。還要一隻地球戒子嗎？」

她立刻又說：「當然要一隻別針。壓髮針上一個新月，這是最時髦。我明天可以向太陽系儀去定購嗎？」

「當然可以。開在我的帳上好了。同時我要告訴你我們怎樣呢，可愛的瑪莉！我們結婚吧！」

這是真在發神經病。他們是不名一文，囊空如洗。兩人都沒有職業。除希望作妝奩愛情歡笑作禮物外是一無所有了。還有便是他們一星期來的恩恩愛愛。這是沒有關係的。只要他們有耐心守着和

而活潑的幹終爲有一天達到目的哩。

瑪莉說：「我不能不是呀是呀的答允你，因爲我不願對所提議的你說一聲不好。」她的聲音是輕快一點可是她的美麗的巨大的眸子中却露着鄭重羞恥和可愛。「噢，勞烈我要做你的妻子嗎！」他的雙目也同她的一樣的鄭重。「你決不會失望！於是他淺笑着說：「好妹妹，我們私婚吧！即使愛迪事前也不要給他知道。我有錢夠到尤馬去打一個來回。」

他們並不告訴愛迪一直到回來的第二天早晨快樂得疲倦而頭昏。他們跑進他們三人同住的一套房間在鄰近的一家小客棧中，勞烈堅執着要將瑪莉抱過門閤。瑪莉還記得另一種結婚的舊規——她必須要有一些又舊又籃的東西。

她的嫁了不過三小時的丈夫問道：「又舊又籃的東西嗎？在此地呢！他指着失意的愛迪這樣說。『正是這個東西。』他將她放下來但是他的手臂仍舊圍住她。『愛迪呆了，我們有好消息給你。』

愛迪沮喪地說道：「也有好消息給你。我打電話給各處我所曉得的經理。想找一個肯給事情予我們做。可是毫無希望。」

他們是快樂得不可制任。「我們的消息好的多了。愛迪我們結過了婚哩。」

勞烈因爲是男性，並不注意到別個男性臉上的不快和悶苦。但是瑪莉已經注意到。她看見她丈夫的老朋友怎樣的勉強裝笑來敷衍他們。所以雖則她知道自己的結婚是對的，但是她想替愛迪解

決。

她便設法和他單獨的談話。她對他誠懇地說：「愛迪你心中想什麼？你是歡喜我的，是不是？那末你爲什麼愁悶爲了我們兩人嗎？」

他不自然地回答說：「我並不愁悶我——瑪莉對不起，我壺中的咖啡要滾沸了。」

但是她不讓他去而說道：「愛迪我要你老實說。你心有事瞞着我呢。」

他避不了她的爽直的問句。他於是忽然回答說：「好好，你要說，我就說。勞烈沒有碰着你的時候，他在冰上是好像蓋勃爾在銀幕上一般的。現在他是落伍了！他再說下去道：「姑娘，你可明白嗎？我並不想得罪你呢。」

她很輕地回答道：「我懂的，你的意思是我阻害他的前途，是不是？」

「我，我沒有說這話呢。」

她雖則心中非常創痛但她仍奮勉力一笑說：「這是你的意見。你們在銀宮的撤職是我的不是。我是不會做戲的。現在我們結了婚，勞烈一定要我加入在裏面。他一定不承認我是一個累贅物的。但是假使他老是失業下去，他終有一天會恨我的。愛迪我決不願怎樣的結局！我實在愛他呢。」

愛迪大聲說：「不要說這些廢話。姑娘，他決不恨你的。你只要當我沒有說這話你倆便可以安然過去——」但是她並不聽着。她是在找尋她的帽子和錢袋。

「愛迪想止住她說：『你以為出去可以解決這事嗎？』」

「我並不想出去呀！她果然不出去，她愁悶了一會兒，忽然心生一計。這計是一個下策，不過是值得一試的。終之，好萊塢是一個玄妙莫測的地方，不去嘗試是永不會成功的。於是——」愛迪「她又低聲的說：『假使咖啡好了，到一杯我喝喝，好嗎？』她的目的當然是要來一個掉虎離山之計。

當瑪莉走出來的時候，她的錢袋內有一張陶格勒斯導演簽過字的名片（從愛迪皮夾中偷來的）。她拿了這片子想到蒙納克公司去見他。她明知是不容易的，但這是一個不可失去的機會。

這名片確實有道理。她藉此跑進大門跑過號房而進會客室。那邊來去的都是電影圈中的人士。但是那邊她還要請求一個書記引見。「對不起，韜立甫先生不再見客了。他忙得很呢。請你回府吧。」

瑪莉竭力鎮定着的提出那張卡片說：「他給我這張名片吩咐我來看他的。」

別的女子們都對她上下的打量了一遍。「他從不給人名片的。」

瑪莉幾乎要哭出來。但是她並不走開。忽然那隻傳話機響起來了。韜立甫導演的口音說道：「愛菲進來，我要你筆錄。」

這書記搶了簿子便要進去。瑪莉看見機會來了。「你進去對韜立甫先生說我有要事見他好嗎？」她又拿出那張片子，給她。當這女書記接過去的時候，別的姑娘們面上都表示驚奇。於是瑪莉便乘機跟着她跑進韜立甫的辦公室。

「先生，久違了。」她極鎮靜的這樣說。這位導演抬頭一看說道：「愛菲什麼意思？」於是簡潔的說：「姑娘，我可沒有約你來，我今天不添用人才呢。」

她雖心跳得急，可是仍舊很鎮靜的說道：「噢，我不是來找事做的。我是來領取你昨夜撞壞我的車子的賠償費的。我並不要在電影界謀事！」

韜立甫這個人對於這話比她的闖進來還要希奇。「你說什麼？」她設法嫣然的一笑。「你的意思是不是假使我給你一個名利雙收的機會，你也掉頭不顧嗎？旋轉來，讓我看看你的側面輪廓。你可有試做的心願嗎？」

她竭力的繼續淺笑而搖着頭。她雖則是言不由衷，但她知道不是這樣是不能引起他的興趣的。「當然，她說：『我是會得做戲。我也會得唱！假使你昨晚在休息的時候，坐在『銀宮』中而不出去吸烟的話——」

她忽然看見他的嘴唇笑動起來了。她知道自己太過分了。他說這：「我明白了。姑娘，你門檻太精了，我幾乎中你的計。但是——你來不過是要一張賠償修理費的支票，你竟不要在電影界謀事！」她也許是完結了。假使那兩個火冒大怒的製曲家不推門進來的話。

他們兩人立刻同嚷道：「韜立甫先生，不管合同不合同，請你另請兩位替你製曲吧。我們不能再忍耐這個麥拉爾第的脾氣了。」

像其他的導演們的辦公室一樣，翰立甫也有一隻小鋼琴。這兩個人跑過去奏起一支輕快的調子。他們說：「請你說這隻歌有什麼難唱的地方。這是很簡單的。但是主唱的歌女不肯唱。」

這歌確是簡單。這歌是好的。這歌好得這樣，翰立甫和愛菲兩人都哼起調子來了。於是瑪莉忽然轉着一個念頭。她跑到鋼琴旁邊，拿起那張歌譜。她對自己說：「他們至多趕了我出去。」

她提高了她的清晰可愛的嗓子唱了。這音樂師繼續奏下去。愛菲呆看着，翰立甫呆看着。於是忽然大喊：「現在我們有些頭路了。麥凱小姐，你真果想加入電影的！」

在這天傍晚當瑪莉回家的時候，她錢袋裏有了一張合同了。上面訂着每星期七十五元還可以自己選擇角色。她於是態度變得老練，好看而新奇了。她的頭髮也梳得光了一些。她還取了一個新名叫賽特拉麗。

但是勞烈並不照她所期望的那樣快樂。他看過合同之後重重地問道：「這是怎麼一會事？」因為那合同曾經寫着說她是還沒有結過婚。而且在沒有得到公司允許之前是不能結婚的。「難道你當我不養你了嗎？」

她決不想到他會這樣感應的。「親愛的，我不過想不來累你而且……勞烈七十五元一星期的生活是多少舒服。我們還可所將一半薪水積蓄起來。你從此可以有計劃新花樣的機會了。你真果可以開始辦理你的「琉璃世界」了。」

他苦聲的說：「我原是在進行中。」

「我知道的。但是天才也要吃飽了飯工作的。勞烈請你——」

他遽然向她笑出來而去吻她。「我想對的心肝。我太固執了。我們的結合終算倖運的。恭喜你吧。」於是她的心上如釋重負。不過她也知道他的難以爲情。

但是一個有電影職司的妻子和一個有志而失業的男子同居着畢竟會感到不安。而吵鬧的。勞烈和瑪莉也不爲例外的。他們是靠她的薪水過日子而且勞烈每日感到她的職位是很不穩定的。

勞烈天天出去買菜和打掃房間。因爲瑪莉是要按時到公司去的。她在外工作勞烈在家老等。一夜勞烈鄭重的說：「這頓晚餐在兩小時前便預備好了。」

於是過了一會兒愛迪安排好行李要告辭了。他說：「我不便在此。瑪莉有了事體，你計劃着「玻璃世界」我在此有什麼用呢。我變成了一個吃白食的人了。勞烈回答說我可不嫌多你呢。」

可是事實上他們多年的搭擋竟會分手了。——因爲他們不再溜冰，不在賺錢了。所以不單是勞烈而且愛迪也在靠着瑪莉生活呢。

愛迪急急地說：「勞烈你何必再要我，你可以過日子哩。」

勞烈想說一句幽默語不過並不有趣。他說：「當然，一個沒有了右臂的人也可以活着的。再會吧！」

這一晚勞烈和瑪莉第一次爭吵。他們是像別的情侶一般的爲了一點瑣事而鬪起了。瑪莉回來得遲了一點，因爲練習太疲乏了而不想吃了。於是勞烈凶暴地說：「看起來我一定習慣於一位明星的脾氣。」

她對他冒火道：「你對我有什麼難過？公司不是我開的！我做得疲乏而遲回是沒有法子的。這是公事呀！」

他對她大嚷道：「這樣說來都是我失業的不好。那末這個高貴萬能的電影皇后聽我告訴你吧！」

她驚惶地望着他說：「勞烈我們吵些什麼呢？噢，好哥哥——」她熱淚盈眶地似乎要暈倒下去。他的手臂——堅強有力的手臂忽然抱住了她。

「好妹妹，不要生氣，我得罪你了，應留挨打呢。」他將她像孩子般的抱了起來，放在她的床上，脫去了她的鞋子。

她的手臂圍住他的頸項。「勞烈抱住我呀，決不可遺棄我，答應了吧！」

他鄭重的說：「心肝，我答允的。他們的紅唇緊接了。兩性交流的共鳴了。琴瑟又和諧了。」

可是這是爲時不久的。他們過了幾星期又吵起來了。這是瑪莉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夜。她既然是以賽特拉麗名義演戲。她就不能不應韜立甫和她男主角的邀請到高蒙中國戲院去看她的第一部

片子的試映。

因為她合同上載着她是沒有結過婚，她當然不能給她們知道，有勞烈所以即使她吩咐勞烈也到該戲院裏去看她的片子，她只能讓他坐在一隻離開得很遠的座位上，而且在出戲院的時候她裝作不認識他般的而走進導演的汽車裏去。

在勞烈回家的時候她是還要去赴一個宴會。到她回家來的時候，她是稍微有一點醉態。

勞烈板起了臉說：「我當你直接回家來的。」

她起初沒有留意到他的隱怒。「親愛的我沒有法子呀。我們是在慶祝呢。我當你已經睡着了。但是你等我也好，因為我有好消息報告你聽。」

她急然看見她丈夫的青白的臉色，她懇求說：「對不起，請你笑一下。請你愛你的妻子，勞烈他們要廢棄我的舊合同而給我另訂新合同呢！」

他鄭重地說：「我是愛妻子的。你的消息是不錯。」

「但是你還沒有聽完呢！他們要我從這邊遷居到一所美麗的新宅子裏去。大約在山上賽特拉。明星應當要有排場。勞烈假使你是好的話，你可以得到你所要辦歌舞班的一切經費。我可以替你購買最好看的服裝。請一般最好的音樂隊。終之一切都可以如願以償的了。」

因為她是這樣疲乏，這樣的興奮這樣的想睡，她沒有注意到他回答中的陰陽怪氣。他說：「你既

然賺得這樣大，那末，我也不必辦歌舞了。

她笑了一下說：「不，不，我們一定要辦歌舞那末，我們都可以致富——做兩個人上人。你記得你允許我那申明星頸珠嗎？」

他狂熱的吻了她一下說：「我從無力量給你，辦到是不是？我還是請大明星睡吧！」

她在第二天早晨是遲起來。還是公司裏的電話聲喚醒了她。這是奇怪的，因為勞烈以前從不使她睡失惚的。她在接電話之前先喊道：親愛的！勞烈快給我一些冰水。」

她是爲了上一夜興奮過度而頭暈。她忽然發覺她旁邊的床舖是空了。而且廚房中也沒有他的回音。

這電話是繼續響著。她終究只好去接話。「喂？」是導演的聲音說：「親愛的，我們正在等你來練習呢！」

她說「當然，我來，不過——」她的心想到勞烈到底到那裏去了。她心亂如麻，她忽然看見梳妝台上的本梳上面有一封留書。她放下電話，拆開信封一看分明都是勞烈的字跡。

「——親愛的，所以終是不妥的。一個男子靠女人過日子是沒有面子的。等到我的歌舞班成功，可才立在同等地位。」

他是出亡了！她起初是非常失望，她想放棄一切——她的工作，合同，名譽。第二部也已經拍了一

半。她一心只要找着勞烈，求他仍舊做夫妻，同他說他情願只要做他的妻子，做他的情人。

但是這有什麼用呢？假使她不工作，便要累他了。也許大家都會斷絕生計，所以應當別尋出路。勞烈不是說過：「等到我的歌舞班籌備好——」

她因此抑制着憂喪地繼續工作下去。而且是加倍的勤奮。因此賽特拉麗的芳名漸漸紅起來。六個月後她的大名傳遍全國，不到一年她已經紅得發紫哩。

她的薪水都日積月累的存儲來，因為她非常節省。所以當某大放款捐客來向她接洽去投資於一個勞烈勃格斯歌舞團的經費時，她就立刻允許提取五萬元來應付。這個時候勞烈和愛迪又合作着了。

那個辰光該捐當然對於這班歌舞團的成績說了許多吹噓的好話。其實他即使不說瑪莉也極願投資，因為她相信勞烈一定會成功而賺錢。不過她知道他是一個倔強的男子，所以她吩咐那捐客決不可以洩露這款是她的投資，因為她恐怕勞烈知道了不肯收納哩。

果然不出她所期望——一個從紐約發來的電報告訴她開幕的好消息。她於是立刻拍一個回電給勞烈說：「假使你肯等待我的話，幸福跟在你後面。」

最希望的便是她的最後的新片的開映不在好萊塢本埠而在紐約。公司中人當然囑瑪莉也一同飛往紐約去。她和勞烈從此又可相會而一解相思之勞了。

可是世上往往好事多磨人間幸福終不能十全十美的。因為她一到紐約公司中人便關照她切不可和勞烈在大庭廣衆談話而露出馬脚來。因此在她到紐約第一夜他們倆人祇能像祕蜜情侶般的約在中央公園聚普。

他們倆在一張寒涼的長凳上大約坐了半小時光景，她說。

「親愛的，可是六星期之後我又要飛回去了。」

勞烈回答說：「那個時候我們要到芝加哥去表演了。等到我們到洛山磯來表演，你又要出門去拍外景了。」

她很失望似說：「那末，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再相會呢？」

於是他回答道：「這樣子終不是一個久長之計。也許我倆的命運中是注定不能有圓滿的結局的。當我們定情的時候我們不是用過那天上的星宿來比擬我們嗎？可是星宿終是千里迢迢的相隔。孤單零零的天各一方呢。」

她哭着說：「但是我們終要想個法子，因為，我們終究是人，不是星宿。你是勞烈，霍爾我是瑪莉，麥凱啊。」

「不是啊！你是賽特拉，而且我是恨她。我恨他的環境，我恨她的態度。我又恨她的紅頭髮，和一切的一切，老實說我愛的是瑪莉時代的你，不是現在的你呢。我既失去了瑪莉，我也不想你這個賽特。」

拉麗了！」他說吧，搶了帽子就立起身來走。一輛街車剛走過，他便招呼牠過來，坐了上去將門一碰的去了。

這時瑪莉心中思潮起伏不停。虛榮和戀愛正在交戰着，末了她覺得勞烈是她生命中決不可少的寶貝。不過現在她心慌意亂不知如何是好。

次日公司特舉盛宴來慶祝她加入電影的一週紀念。韜立甫導演和別人都一起主演說和祝頌她，她當然也強作歡笑的來應付他們。末了輪到她自己演說了。

她於是忽然靈感觸動，心血來潮的對着播音機說道：

「諸位影迷聽着，在你們心中都以爲我是一個極快樂的影壇紅星，可是你們不知道我却是一個內心悲痛的 Cinderella。現在我不妨將我的生世說給諸位聽麼……」

陶格勒斯導演雙目瞪着她說：「你決不可說！假使你要新合同和地位的話。」

於是她竭力的向他們爭辯，想用理由說服他們。結果她瘋狂的喊道：「我不幹這電影事業了。因爲你們使我失去了我生命中最愛的東西——我的丈夫啊！」

現在她果然變了一個單獨的 Cinderella 了。她喚了一輛街車，趕到勞烈所住旅館中去以便告訴他她已經改變初衷要從新做他的夫人了。當她剛踏進房門時她便聽見那個搨客在祝慶他說：「勞烈恭賀你們二人事業成功，尊夫人真是賢能有見識的！」

她也望見勞烈大怒的回答道：「難道是她的資本嗎？我真不情願用她的錢呢。」

瑪莉於是輕輕底走過去說：「賽特拉麗的錢你固然不要，可是這是瑪莉的錢呢。我已經辭去了明星的職司來歸附你了。」

於是勞烈回答道：「那末請你原諒我好嗎？」

他倆便互相擁抱接吻，樂不可支了。忽然勞烈對她說：「你不是稱過我是有天才的嗎？我現在又轉着一個念頭了。電影界雖然少了你我們的歌舞班都可多了你這位健將了。」

現在勞烈和瑪莉都已成名而立在同等地位，而且又可夫婦共作，真是所謂姻緣美滿事業成功，雙喜臨門了。

(完)



秀蘭鄧波兒在公主中演出

演員表 (小公主)

賽拉克羅 Sara Crewe

秀蘭鄧波兒 Shirley Temple

高福雷 Geoffrey Hamilton

李却格林 Richard Greene

羅絲小姐 Miss Rose

恩妮泰露薈絲 Anita Louise

克羅將軍 Captain Crewe

恩肯脫 Ian Hunter

雷台司 Ran Dass

西薩羅曼勞 Cesar Romero

磐梯明慶 Bertie Minchin

阿薩屈却 Arthur Treacher

明慶小姐 Miss Minchin

曼麗納許 Mary Nash

培蓋 Becky

雪貝爾琪遜 Sybil Jason

導演：華爾德梁 Walter Lang

編劇：愛賽希爾及華德費萊斯

二十世紀福斯出品

小公主

原名… Little Princess 安 毅

在這世界上，站在她身旁的偉大而莊嚴的青年，就是這女孩所有的一切了。

賽拉兩眼包含了淚水，同時對着她父親望着說：「爹爹，不久我將不見您而極想念您了。」

克羅將軍帶着笑容對他的小公主說：「在這學校裏您將有許多可愛的小朋友和您一同玩，並且又有愛曼萊，您是知道的。」

賽拉底下了頭望着「愛曼萊」的臘做的臉，同時她再摸摸這洋娃娃的長裙子，她說：「愛曼萊真能夠做我一個知音的朋友。」但是她仍舊覺得她將怎樣可怕。

在這過去的幾星期中是怎樣的可怕。報紙上都印着許多可怕的事情，明顯得使這個八歲的孩子也懂得了，當然她的父親講給她聽的。沒有這樣兇險。看上去在英國必須要有戰事，所有的兵士一定都要往阿非利加，為他們的女皇維多利亞而戰事。

阿非利加離開這兒是很遠的，父親這次去一定要幾個月啦！

當一位瘦長的女子走進房間的時候，賽拉就嘆了一聲氣，這位一定是明慶小姐，賽拉退後了一

些，明慶小姐就假笑了一聲。

克羅將軍和明慶小姐談及賽拉的事，接洽她進學校的手續，賽拉立在旁邊聽着。

明慶小姐含笑說：「這樣一位可愛的孩子，我們將很高興很歡迎有她和我們在一起。」她回頭過去，當一個極高大的男子進房的時候，她就介紹說：「克羅將軍，這是舍弟，是本校演講及戲劇的教授。」

警梯明慶先生就和他握了手問：「克羅將軍，愛克來波的鑽石礦是否是屬於您所有的一個嗎？您是否是南阿非利加長官的領袖！」

明慶小姐很快的打斷了他的話。賽拉注意到她父親的笑。

「好，警梯，舍弟是看書看得太多了。」明慶對着遞來的支票一看，說：「啊，謝謝您，克羅將軍！這是很足夠爲令媛的一切費用了。」

「咳！您只知道您自己會怎樣計算一個學校的費用！老婦人。」警梯喘氣地說。

賽拉決定她很歡喜警梯，他是有些見他的姊姊怕的，不過他當然要說什麼時，就不願她說出來了。

明慶咳一聲嗽說：「克羅將軍！讓我領您去看你令媛的房間。」

在他們上樓的時候，賽拉聽見有人在後面。原來是警梯，警梯就變戲法給她看；但是她並不爲

奇，她再說她父親的本領比較他大。

他們到了第一樓，賽拉看見其餘許多學生二個一排地向走廊裏走來，由一位年輕的婦人領着，明慶小姐就介紹她是羅絲小姐。

賽拉睜大了眼含笑對她望着，「我們將使令媛快樂，克羅將軍。」羅絲小姐說，同時再撫摸她金色的髮髮，她很喜歡羅絲小姐，覺得很美麗，並且再嗅到一種香味，好像是進了春天的花園。賽拉在許多同學中，注意着一個名叫歐美茄的，長得肥胖有趣，再有旁邊一個瘦的叫蘭維娜。

蘭維娜對歐美茄耳語，「看上去，她像一位公主，對嗎？」

歐美茄回過頭來說：「她正是一位公主，我敢說現在我們中間沒人再敢以爲自己可愛的了。」
羅絲小姐領着他們走了，因此賽拉沒有聽見餘下的話。

數分鐘後，明慶小姐把賽拉的房間開了，她父親點點頭說：「可以再使這房間亮些嗎？請使這房間愈光明愈好。」

明慶小姐很生硬的回答：「自然可以，以前某夫人的孩子也是喜歡這樣的——」

「噢！是，但是賽拉以前一直和我一起在印度生長，我要她每一件事像在自己家中一樣，還要請你給她一切她所要的東西，明慶小姐！你或者要想我是在縱壞她吧！不過，其實是有益于她的，如果不這樣，她就終日埋首于書本上，除非你強把她拉開，自從她失去了母親之後，我就必須盡父母的兩

種責任了。」

「多麼可憐。」明慶走向門口，「你們說幾句臨別的話吧。」

兩人靜默着，賽拉爬上去坐在她父親的膝上，時光過得很快，所剩不過是幾分鐘了，她須深深地把他記憶在心中。

克羅將軍將她抱得很緊，「這是我們最困難的掙扎；但是我們要做勇敢的戰士。她只能點點頭，她的喉嚨好像塞住了。」

一忽兒他立起來，抱了她到窗口，放下了下來說：「讓我們在家中一樣的說再會吧！我將走了。」他發抖的聲音唱着。

「我的爹爹要走了，但是不久便會回來。」

賽拉奔向她父親那兒，禁不住的哭着，抱緊了她父親的腿，「這次我不能做了，我不能。」這整個世界沒有了他便變成虛空了。以前他從來不會離開過她兩三天，她抬頭向父親：「爹爹你自己也在哭呢。」

她在她的旁邊跪下來，「恐怕我們不是像我們想像中那末勇敢的兵士吧！」

現是她停止了哭聲，強笑着，她須爲他而鼓起勇氣，她須幫助他，「噯！是的。我們是勇敢的，現在我能夠那末做了，她慢慢地走向窗那邊，回過來唱着：

「我的爹爹要走了，但是不久會回來。」

一剎那兒，克羅將軍向她行着禮，於是他走出了房間，賽拉的聲音發抖了，繼續唱着：

「我不久便可以看到我的爹爹回到我這裏……」

翌晨，賽拉穿上了全套的新校服，她覺得最困難的就是扣那長靴的鈕子，扣好之後總是對着曼萊溫柔的臉望着。

「雖然你只是一個洋娃娃，愛曼萊但有你作伴，也幫助我不少。」忽然在窗外，她看見了一個東印度的傭人，唉，這又像在印度一樣了。[Tas Leem]，她對着清明的晨光這樣喜悅的叫喊。

雷台司帶着笑容向上看，小心的把鸚鵡放好了，走到窗邊，「小姐倒能講印度話？」

賽拉點頭並且告訴他原因，同時談及她的父親，他已經離開了她去參戰了。

雷台司在眼睛裏露出同情的表示，「我希望我有機會認識他，我叫雷台司，是可敬的微克漢貴族的僕人。」

忽然有老年人過來很兇的樣子對她說：「爲什麼等在這兒，雷台司放好了那只鳥，立刻去做你別的工作。」

「是，主人。」

賽拉就覺得他的主人是很難服侍的。

一個很小的女孩子拿了許多鞋，推進門來，笑咪咪地問：「小姐，早安，有鞋子要擦嗎？我叫培蓋。」好的，只有我昨天穿的那雙。」有一雙鞋從培蓋手中掉下來，賽拉就替她拾了起來。

「對不起，你是不應該替我拾的。」

賽拉笑着說：「但是我歡喜幫助你，哎喲，你要擦這許多鞋子？」

「是的，她並且還把這許多鞋擦得非常乾淨。」羅絲小姐極好聽的聲音在門外說，這時候培蓋向賽拉謝了一聲就走了。

「我們該快些，因為明慶小姐是不喜歡別人遲到的。」羅絲說。

「請告訴我，羅絲小姐，你想明慶小姐是否像她外貌一樣地可怕嗎？」賽拉很好奇地問。

羅絲小姐不能回答她，恐失去她自己的莊嚴，她只不過帶着她走到樓梯那邊說，「快些吧！」

當賽拉到膳室的時候，明慶小姐就立起來點了點頭。於是對蘭維娜說：「你和建珊坐過去一個位置，讓賽拉坐在我右邊。」

大家都現出驚愕的樣子，賽拉睜大了兩眼對他們望着，奇怪他們為什麼有這種特殊的表情。

「但是，明慶小姐，蘭維娜衝口而出，「這是我的老位置，只因了她的父親比較我的有錢，難道就應該待她像個公主嗎？」

「蘭維娜！」

蘭維娜被明慶小姐這麼喝了一聲便嚇止了。賽拉心裏很是不樂，她想到父親叫她小公主時，聲音是那末溫和仁愛，可是蘭維娜的聲音却很怕人，她覺得此後該特別留意蘭維娜。因為看蘭維娜有恨她的樣子。

早餐以後，算術，英文，法文，地理及歷史等課先後上完。四點鐘時，賽拉自由了，她就穿上了馬裝和羅絲小姐同去騎馬，騎師高福雷在馬棚那邊等着她們，當賽拉看見他的時候，就覺得他和父親同樣的漂亮，當然，他是年輕些。

他很快走上前來且握着了羅絲小姐的手說：「多麼幸運呀！那老婦人允許你出來。」

賽拉的眼睛發着光，盲子也能看得出他們是互相熱愛着呢，何況她不是盲子，於是在介紹以後，她說：「我想我要去看我的小馬了。」

「小馬就在那邊第一個馬棚裏。」高福雷回答說。

一刻鐘的光景，她找到小馬。「我沒有別的事可以告訴你，他們定要長談呢。」

隨後隔壁馬棚裏有羅絲小姐的聲音傳過來。「高福雷，不錯。明慶小姐把我星期四下午的休息也拿掉了，否則我們一定能相會的。」

「但是我實在不懂得她，為何我們不能相見呢！」

羅絲小姐輕聲地說：「我想無非是避免謠言，她的生命也完全爲了學校，爲了自己勢利的觀念。」

「在這幾日中，我預備要和她談談。」

賽拉獨自點着頭，高福雷的思想是和父親一樣，只有他有勇氣做這種事，他們在談着關於現在戰爭的事情了，高福雷說也許他也要去，意思裏這戰爭不是短時間內可以結束的，那末她父親也要很久才能回來了呢。想到這裏，很覺悲傷，過了一會自己便振作了精神。

因為她記得父親的話，說她是個勇敢的戰士，但是在騎馬時她又想起父親已經離開了她，而不知回來的日期，不覺又傷感起來，幸而高福雷打斷了她的悲哀的念頭，將她抱了下來，對她說：「你是個可人兒，賽拉，我們在騎馬時都需要一個護伴的人的。」

「我們須要護伴？」

高福雷笑着說：「是啊，這樣羅絲小姐便可以每天伴我們騎馬了，你同意嗎？」

賽拉明白了，「噢，那末我們必定要有一位護伴，我不想一人和您在公園中騎馬了。」

時候過得真快，冬天已過，現在已是三月裏了，和父親分別也已經半年，很多的晚上，賽拉想念她父親哭濕了枕頭，不過一記起她父親的笑容，她就快樂如常了。

在同學中，她熟悉的很少，只有那小胖子歐美茄是她的寶貝，再有磐梯和培蓋也和她很好，每天磐梯終要變一套紙牌的戲法給她看。

「有一封信給小公主，」一天磐梯站在她的房門口說。

賽拉極快地把信拆了開來，結果她是很不高興，她奇怪怎麼父親在她的生日也不能回來，而且要等到五月，她就飛一般的奔向羅絲小姐那兒，告訴她這不好的消息。

羅絲小姐說：「不過在這月前，再有許多事情會發生呢！」

信看完了，父親要明慶小姐在她生日的那天爲她請客，並且不提羅絲小姐和高福雷。

「父親真是個偉大的人！」她嘆息着。

從陽台外面傳來一陣軍樂聲，羅絲小姐奔去看說：「他們是志願兵，都是去救助我們那些在梅非金的可憐的戰士的。」

賽拉抬起了頭，「爲什麼，我們的戰士在梅非金怎樣啦？」

「巴爾司土人把他們包圍了，他們病着，飢餓而絕望，但是始終保持着他們的勇氣。」羅絲回答。忽然賽拉看看信封上的郵印就是梅非金，他又急又嚇的哭起來了。只得奔到羅絲小姐的懷抱裏。

「騎馬去嗎？」高福雷踏進門來，一看見立刻縮住了話。「爲什麼哭？」

羅絲小姐把原因告訴了他，他就一聲不說的握着賽拉的手，叫她坐在石凳上。他開始說話，並沒有怎樣的不好啊，只不過是調些新軍隊去吧啦！

「聽着，我告訴你，我已經加入軍隊，不久也要到梅非金去了。」高福雷說。

「到梅非金去，那末你或者可以幫助我父親了。」賽拉擦乾了淚說。

「當然，我們要救他出來。」

背後忽然有個聲音，「什麼，你這個厚臉小狗，在這兒幹嗎？」

賽拉跳起來一看，是微克漢貴族。

高福雷拍拍她的手，「不要怕，他是我的祖父。」他就回頭高聲的申明，他是明慶小姐要他做賽拉的騎師，所以他是應該在這兒的。

他祖父走了以後，他就對賽拉說：「下星期三，我請你與羅絲小姐出去賣東西，因為我們不久要結婚了。」

「真的嗎？同羅絲小姐結婚？」他點着頭。

「她允許你嗎？」賽拉問，他再點點頭。「好極啦！高福雷先生，我不告訴任何人，連愛曼萊我也不告訴。」

這是賽拉第一次親眼看見結婚典禮，從此她保守着這秘密，可惜沒多日，憂愁的事又降臨，原來高福雷要起程赴前線了。她只能和羅絲小姐互相安慰，在她的小心裏，她是祈禱着，她父親是名將，是否要他去救助。

在她的生日的前晚，當她跪在床前祈禱的時候，外面有喧鬧的聲音，「梅非金解圍了。」

賽拉向着天說：「啊！謝謝你，這次是多麼快呀！」她立刻站起來，向外面奔出，一面呼喚着：「大家聽見嗎？梅非金解圍了，我的父親是得救了，他們都平安了。」

大家圍擁了她，明慶小姐也很高興。

賽拉和羅絲互相擁抱着，暗中祝着他們都平安，父親和高福雷都平安。

第二天，舉行雙重的慶祝，一面是賽拉的生日，同時慶祝英國的勝利。賽拉是太高興了。

她想出一個辦法，她不要受禮，反要送禮，來表示她的快樂及感激。明慶小姐允許她出去賣任何她所要的東西。飯已經吃完了，蛋糕也切過了，只不過等她分發她送的禮物。

因此她到她的房間裏去，揀了一件綢衣送給培蓋，一只烟斗送給磐梯，她把許多禮物捧了預備走出去，但是忽然想着了她父親，她就將東西放下來，跪在她父親小照的面前說：「爹爹！我在想念你，我想你一定也在想念我。」

門開了，進來的是明慶小姐，她的臉很可怕。「喂！小孩子！我早知這事是會發生的，快起來，不要碰了這些禮物。」

賽拉呆望着她說：「不過，明慶小姐——」

一切都很有趣，羅絲小姐立在門口，臉嚇得青白，別的女同學都立在外面望着。

跟着她們都走了，只有羅絲小姐輕軟的口吻對她說：「賽拉，我也很難過，我不知要怎樣告訴你

「賽拉看着她，「我的——父親？」

「是的，今天早晨，表上也有他的名字，他已去世了。」

「去世，」她倒退了一步叫起來：「不可能的。不是事實，我不相信。他沒有死，他沒有死！」

她傷心極了！她的心碎了！好像牆壁和天花板都倒下來了，她自己倒在羅絲小姐的懷裏。

X X X X X

翌晨，賽拉曉得這件事是確鑿的了。明慶小姐要她搬到一間角樓裏，家具都是破舊的。她改穿黑色而有補綴的衣服，長得直碰到她的腳踝，蘭維娜和別的許多同學好像是很得意的樣子。

羅絲小姐想向她解釋，但是這些事情她是不明白的。那是關於她父親的金鑽現在給巴爾司土人奪去了。因此再沒有錢來養她了。明慶小姐不好意思驅逐她出去，只好要她做工來抵償膳宿費用。

賽拉從此過着困苦勤勞的日子，她得抹桌子，掃洗，只有培蓋時常和她在一起，有時他想起來不禁對自己笑笑，在樓上的生活是如何不同呵！

有一天早晨，賽拉在樓上工作，磬梯過來止住她。摸摸她的臉說：「你的面色很不好，公主，你今天早晨吃過粥嗎？」

「我不再是個公主了，」賽拉幽默地說。

「啊，是的，你是公主。」培蓋說，又拍着她金色的鬚髮，「你曉得嗎，親愛的，從前的皇后和皇帝，他們也得過過流浪的生活，但他們總是皇帝和皇后呵！」

賽拉開大了眼睛問：「你是說，我是落難公主嗎？」

「對的，這可以使你有些安慰嗎？」

賽拉很正經很高興的說：「是的，謝謝你，我得到不少安慰了。」

逢到悶悶不樂的時候，羅絲小姐便來和她作伴，安慰她。並且溫和地對她說：「在這兒你是不會久住的，最近的將來，戰爭就可結束，高福雷也就可以回來了。」

賽拉幾乎要哭出來的說：「是的。」她心裏想，父親也要回來的。但是這一點羅絲小姐是不了解的。羅絲小姐吻吻她，說：「那麼，你便可以和我們住在一起了。」

培蓋透不過氣的跑來說：「羅絲小姐！明慶小姐要你快些去，她看上去很可怕。」

「噢！羅絲小姐很害怕的奔下樓去。」

惡消息又來了。當羅絲小姐在整理着東西預備搬出去時，她向賽拉解釋，因為她將要養孩子了。明慶小姐發覺了這祕密後，便把她撤職。爲了高福雷祖父的緣故，她不能說出她結婚的祕密，除非要等高福雷回來。

「但是，羅絲小姐，」賽拉哭着說，「你將和我通信嗎？」

「當然，我會的，等到我有了安身地方以後。」

未幾，警梯又鬧事了。他穿了一身藍色的制服，上面是有着銅的鈕子。他向明慶小姐說：「你看，你對待羅絲小姐那種態度，實在令我不能忍受。我想還是去投軍好些。」他這樣地便跟明慶小姐決裂了。

現在賽拉唯一的朋友是小培蓋了，她們時常是影形不離，密密低語。賽拉常常說：「你看，培蓋我知父親是活着，這不過是我的幻想，我覺得，在我的內心我覺得。」

培蓋聽了只是點點頭，於是他們就談別的事了。

將近聖誕節了。賽拉站在窗旁邊，將麵包屑喂麻雀。當時她聽見雷台司的聲音。

「早安，賽拉小姐。」他的鸚鵡飛進了賽拉的窗，他就跟着進來。

「在這兒，」賽拉說。「在書架上。」

「在書架上？」他奇怪問起來。

她笑起來：「啊！我忘記了。你看，我們想着這是一個美麗的房間，並且有許多可愛的東西，像極軟的沙發，上面有墊子等，有「火爐嗎？」

「咳！可是，這是最難幻想的，」她打了一個寒噤說。

培蓋衝進來打斷了他們的談話，賽拉向雷台司說了聲再會就走了。

她的工作極快的就完畢了，因為有些寶貴的空閒時光，她心跳得很快。她想這幾分鐘至少可以探問一間醫院。她想：這是本星期的第三家了，上星期已去過四家。說不定有一次，她可以尋到她的父親。不過，她必須要忍耐和有勇氣，要完全像一個落難的公主。

賽拉抬起頭來，開心極啦！「啊！磐梯先生，我以為你已去前線參戰了。」

磐梯告訴賽拉，他是這兒學習，因為這也是重要的一件職業。

賽拉很急地拉着他的衣袖說：「也許我父親在裏面，你可以讓我到裏面去看看嗎？」

磐梯可憐的看著她，仍舊希望着她的父親沒有死。因此他便陪着她進去看，「好的，公主，我陪你去走一週吧。」

半小時後，她覺得失望了，她父親並不在這醫院裏；但是，有一天，她會尋着的，那時她將多麼高興呵。

當她進校門的時候，蘭維娜和她的母親碰見了賽拉；蘭維娜就對他母親說：「你為什麼不給這小叫化子幾個銅子呢？」

她母親不知不覺遞了給她說：「拿去吧，孩子。」

賽拉的臉立刻紅起來，當然她是很生氣。但是她仍然忍耐着說：「謝謝你，我敢說你是很仁愛的。」她說完就回頭走了。

一星期以後，她在火食房的時候，聽見一個傭人很高的聲音讀給廚子司務說：「聽好！醫院裏的船已到，有一千二百個傷兵到了。」

賽拉對培蓋耳語着：「啊！培蓋！今晚我一定要趕到醫院裏，一定要在醫院禁止望病時間之前趕到，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去。」

蘭維娜時常和賽拉搗蛋。

「放多一點煤到爐子裏，」他指示着，「這些父親都付過錢了。」

賽拉是很急忙的樣子。蘭維娜冷笑着說：「我們的公主爲何這末急莫，非要去參加什麼宴會嗎？」我要我的圍巾，那條粉紅色的。」蘭維娜兇狠的說：「請替我蓋好了，我覺得房內很冷。」

她很快把事情辦完了。走出了房門，趕到醫院裏去。那醫院的看門人已經在關門了，賽拉說：「請你讓我進去，因爲我要看今天新到的傷兵。」

「今天不可能了，孩子，時間過了。」

「啊！請你放我進去，我担保父親一定在裏面。」

「對不起，明天再來吧。」

她的勇氣完全失去了。只得垂頭喪氣地走向學校去。

明慶小姐在門口等着她。「賽拉，你到什麼地方去，你爲什麼違背我的命令出去。」

「我沒辦法，」賽拉愁苦地說：「我是去尋我父親去的。」
明慶小姐發怒地說：「這是什麼意思，你的父親早已死了。」

「你不應這末說，」賽拉很高興地說：「他沒有死，他不會死。同時你不能禁止我去尋找他！」
「什麼！你這呆東西，」她好像要動手打她的樣子，「明早再來問你，快到房裏去！」

愛曼萊端正的坐在椅子上，當她進去的時候，她對着牠的臘臉孔說：「愛曼萊！我不能再做一個勇敢的兵士了。」沒有回答。她再粗的聲音說：「你聽見嗎？」

一忽兒，她看見洋娃娃的笑容，她說：「不，你沒有聽見，你不但沒聽見，你也不關心。你只不過是一個洋娃娃，一個洋娃娃，你是沒心腸，沒知覺的，你是洋娃娃！」

她哭得疲倦，便睡着了。

天才發亮，賽拉醒來，張開了她的大眼睛說：「啊！多麼美妙的夢呀！我覺得很暖和，」她坐起來看，「我不會醒，我一定在做夢。」

這一定不是她的房間。火生的很熱，地板上鋪着很厚的紅色地毯，牆上蓋了印度的錦緞。在那一角有一只小檯子，上面放着二個人吃的早餐。

「我在做夢，」當她看見兩件羊毛的晨衣和合式的拖鞋，她想等一會便會發現是否真的。她敲着牆叫：「培蓋，培蓋，快來！」

當培蓋進來的時候，她覺得一切確是真的。她們便穿上了晨衣同進早餐。

賽拉嗅嗅說：「我嗅得這熏魚的味兒，你呢？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馬菲因，一切都是魔術了，小姐！」

「我們該趕快吃下要給他消失了。」

不多一刻，她倆很滿足地對望着，吃得是多麼舒服。一定是一位慈善而宏量的仙子來望過我們，或許她再會來。

賽拉聽見房外有聲音，她就說：「我們快穿好衣服吧！不然我們要遲到廚房了。」

「今天我不吃粥，廚子司務一定要奇怪了！」培蓋很得意地說。

他們正在扣鈕子，門推開了，進來的正是明慶小姐。

「我嗅着食物的味兒，什麼，這房間什麼啦！」明慶小姐說。

賽拉脫口說：「我也不知道，就是這樣的。大約因為昨晚做了個美妙的夢，今天應驗了吧。」

「這些東西是很貴重的，一定是你們偷來的。是不是，老實告訴我。」明慶責問着。

「我是說實話，」賽拉說。「是這樣子的。」

「這是要報告警察的一件事。」

賽拉跑到她面前說：「請你不要叫警察，明慶小姐！」她想如果她捉到警局去，她再不得見她父

親了。

「沒有別的話，我們不久便可以曉得，」說時明慶小姐把門銷上了。

培蓋握着她的手說：「現在我們是犯人了，當然，小姐，不久警察要來了。」

賽拉懊喪地望着她說：「我不能被他們捉住，我一定要去看那醫院裏新到的傷兵，培蓋，快些逃。」

她們開了窗，跳到屋頂上去。

「我駭怕極了，」培蓋說：「你能使魔術嗎？現在用得到了。」

她們跑到角樓的窗那邊，向右到了維克海的房中。雷台司出來為她們開了窗進來。他笑着，想着自己昨夜所做的事。想起她們醒過來時候，看見這許多東西，是多麼驚奇。她真可憐，她們實在需要一個朋友。

「這是什麼一回事，賽拉小姐？」雷台司問。

「如果你肯請放我們走過你的房間，因為我們要逃脫警察的手，」賽拉說。

「我希望你很平安地逃脫了，」他便把前門開了。

「我也這樣希望，」剛說完，培蓋叫了起來。明慶小姐剛在她們後面，「明慶小姐同着警察來了。」

賽拉繼續向前奔，她向後看時，只見明慶小姐在打培蓋的嘴巴，賽拉不定地奔到了醫院的門口，氣喘得非常利害，同時她看見一羣人集在醫院的門外，他便從人堆裏鑽了進去。

「對不起，小孩子，現在你不能上樓了。」

賽拉聽了只當耳邊風，她終於上了樓，經過了白色的走廊，但是仍被人家阻止說：「你不能進去。」

她要求着說：「請放我進去，我要看看他是否在這兒，我要，我要——」

忽然裏面有一個女人的聲音說：「這孩子要什麼？」

她最後一次失意地哭着，她衝進去到那坐在有輪的椅子邊，那女人穿着極美麗的衣服，「請求你幫助我，他們說我父親已在梅非金地方被殺了，但是我不相信，他也許在這兒和這些新到的傷兵在一起，可惜他們不讓我進去。」

這年紀較大的婦人溫和地回過頭來說：「上將！你陪伴這孩子去看一週吧！」

「當然我要特別留心，爲着是由你允許的，皇上。」

賽拉慢慢地走在一邊問道，「尊姓大名？」

回答是「維多利亞，你的呢？」

「賽拉她就行了，一個極恭敬的禮，她心跳得像打雷。」皇上。」

皇后就親了她一個母愛的吻，而後說：「我希望你尋着你的父親，親愛的，上將，陪她詳細地尋一週。所有的地方都已經走遍了，連最後的希望也已失去，但是她仍舊想。父親一定還在那邊，這次不會來。突然地她立停在一扇門口，那是羅絲小姐的聲音，同時又看見高福雷先生躺在病床上，她奔到他們跟前，顯出非常快樂；但是等到她頭再回過來時，她臉上已經全是淚痕，她說：「啊！高福雷先生！你到家了，你回來了，現在你可以告訴我父親在什麼地方了啊？」

羅絲小姐將她抱得很緊地說：「親愛的，高福雷不會到梅非金那邊去呀！」

另外一人說：「如果我能夠幫助這孩子，我是極願意幫助她的。」

當高福雷祖父來時，羅絲小姐說：「祖父已經知道我們有了孩子，他並不反對，也不生氣，我們可以住在一起了。」

賽拉已經走出房門，她兩眼包滿了眼淚，每個人的希望都實現了，只有她的——他們都得到他們所愛的，只有我父親還未看見，她實在忍受不住了，當她走在走廊那邊時，心裏實在悲傷極了。

好像有人在門背後嘆氣，有人在叫「賽拉——賽拉」她就走進去，看那睡在病床上的人，他很像她的父親，所異的就是他臉很瘦很蒼白，他對她注視着說：「賽拉——」

賽拉走進去問：「你認得我嗎？爹爹，我是賽拉！我是賽拉！」她開始哭了。

「你不要哭！」克羅將軍說，這聲音她是好久沒聽見了，「我們要做勇敢的戰士，你是知道的。」

「但是，爹爹，我是一個勇敢的戰士哩，」賽拉哭着說：「現在你不知道我呀！」

「知道你，知道你，」他說：「是的，是的，」賽拉立刻覺得光明來了，克羅將軍仍是活在這世界上，「賽拉」他呼喚着，將她很緊的抱在懷中，「賽拉！我的孩子。」

她連哭帶笑地和她父親接吻，「爸爸，你知道我的，你終於回來了，你將永不再離去我，一日也不離開我了。」

門開了！醫生和護士進來了，賽拉，握着她父親的手坐在他旁邊談話，父親的笑容真像荷得朝露般的快樂。忽然，磐梯和明慶來了，明慶小姐帶着恐慌的樣子。

「喂，」磐梯得意地說：「我告訴你克羅將軍在這兒。」

當磐梯領她進門的時候，明慶小姐說「他——他活着嗎？」

磐梯說：「很抱歉，老婦人，這是我早要想送你的禮物，」說着，他就用力將她踢了一腳，明慶小姐就跌了出去。賽拉和她父親只裝不看見，她只看見一輛有輪的椅子進門來，她立起來和父親耳語：「這是女皇爸爸。」

克羅將軍伸出他病弱的手向皇后行敬禮，賽拉在旁行注目禮，她是快樂過度了，兩眼包滿了淚水說：「爸爸，我們永遠在一起不再分別了，因為我們爲女皇做了勇敢的戰士。」

(完)

15/10/39

陈青雅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6472B

5/21/12

館書國友

~~19730~~